

T 2512/2543.5

第十六

凡二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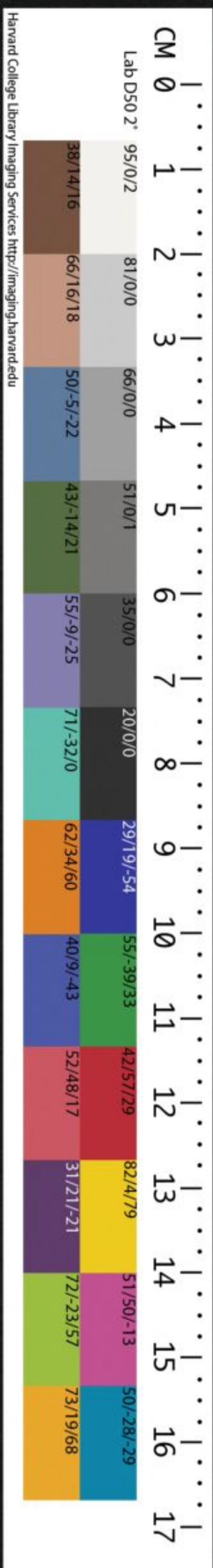
13

起癸酉漢後主延
熙十六年盡己亥
晉武帝咸寧五年

資治通鑑綱目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10

10

考異據凡
何分註後
主二字當
作帝禪

三省曰蜀
先主改葭
萌為漢壽
岑彭來歙
見漢光武
建武十一
年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漢十六年

癸酉

嘉平五年

春正月

癸酉

殺

大將軍

起癸酉漢後主延熙十六年
盡己武帝咸寧五年

凡

費禕

初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
刺帝不得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

輒不果為下循殺費禕張本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歡飲沈醉循刺
殺之禕況愛不疑待新附太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

歙為戒禕不從故及魏追封循為鄉侯使其子襲爵大
事記曰亮死漢事不可為琬禕亦相繼淪謝漢之區區

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呂祖謙曰
亮治蜀之規模其挑戰之法立國之紀綱賞罰之信必

人所共知亮死後其規模猶足以維持二十年以劉禪
之庸而蜀不亂此後人所不能知也蓋亮能收拾人才

故亮死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費禕代之此亮之規模
也發明此郭循也既為左將軍秩亦尊矣何以書盜彼

固盜賊之靡耳循苟欲忠於所事何不死於見獲之時
既受漢爵乃復挾匕首以為姦此正豫子所謂既已委

三省曰吾所以長嘆
息者也恪自謂其才
足以辦魏不欲以賊
遺後人吾不知其自
視與叔父亮果何如
也孔明累世師以攻
魏每言一州之地不
足以與賊支久卒無
成功齎志以沒恪無
孔明之才而輕用其
民不惟不足以強吳
適足以滅其身滅其
家而已
荆邯之說
見漢光武
建武六年
叔父陳表
見上建興
六年

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者也循之所為如此不過
微利於魏是特穿窬之下者耳以盜書之夫豈過哉書
法盜者何降人郭循也麻秋殺符洪則書故趙將晉穆
帝永和六年循故魏臣也志在復讎則其書盜何逆順
異辭且咎禕也曷為咎之身為漢大將軍而盜得
殺之亦不得不任其咎矣故書曰大將軍費禕得
吳諸葛恪擊魏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
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疲勞固諫不聽中散大夫蔣延
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眾曰昔秦但得關西耳集
覽謂函谷關以西也尚并吞六國今以魏比秦土地數
倍以吳蜀比六國不能半也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
兵眾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長又司馬懿隕斃而其子
幼弱專國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是其厄會也若順
眾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
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
今眾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
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何不閉關自娛
而數出攻楚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每鑒荆邯之說近
見家叔父陳表未嘗不喟然也眾人皆心以為不可莫

前九本 敢

猥音葦鄙
也逕也逕
達合切雜
逕迨也迨
音盒逕也
行相合也
狄道見漢
高后六年

新城見漢
昭帝元平
元年房陵

亞夫堅壁
見漢景帝
三年曰投
三省曰投
食我麥謂

莫

敢復難獨滕胤謂曰君前破疆敵天下震動今猥以勞
役之後勞役謂內有山陵勞作外有東關之師也興師
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掠無獲是喪
前勞而招後責也且兵者大事事以眾濟眾苟不悅君
獨安之恪又不聽遂大發州郡二十萬夏四月姜維伐
眾復擊魏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雷事
魏圍狄道維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
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
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倣倖決
成敗於一舉若不如此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遂
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為維以勞民亡蜀張本
魏新城不克初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侯救至
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三省曰謂吳攻淮南蜀伐隴西
也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
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
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致者猶古所謂
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且
漢後主延熙十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維軍後無
轉餉投兵
魏地擬其
麥以為食
耳

惟思也

逆五故切

漢後主延熙十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謂我并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
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
圍救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泰至洛門集覽
洛門聚名也在水郡冀縣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
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
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
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
雖降家不坐謂不至家人之罪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
日矣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
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徹諸
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編木為營寨曰柵明日謂曰我
但有闕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
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惟失計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
軍事迂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馬奔魏
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士卒傷
病流曳頓仆流謂流離也曳牽引也頓仆倒地也
蓋愈其士卒傷病之狀哀痛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
相銜三省日言召命相繼也舟行以舳艫不絕為相銜
陸行以馬首尾相接為相銜徐乃旋師由是眾庶失望
而怨讟興矣痛怨而謗曰讟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

魏書師

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冬十月
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恪還建業陳兵入

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征行之後曹所奏署

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嚴兵欲

向青徐孫峻因民怨眾嫌構恪於吳主亮云欲為變遂

與亮謀置酒請恪伏兵殺之以葦席裹尸投之石子岡

族臨淮臧均表請聽故吏收葬從之初恪少有盛名大

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戒曰非保家之主也陸

遜常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

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雋太守
張嶷與之書曰太傅受寄託之重而離少主履敵庭恐
非良計郎君宜進言於太傅即君謂諸葛瞻杜甫詩郎
君玉樹高古稱貴人子及身掌事其父者曰郎君故藩
鎮之子亦呼郎君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後東西
並舉未為晚也至是果敗○吳羣臣共推峻為太尉滕

漢後主延熙十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萬音髓

疑魚力切

三省注失

望漢承秦

制置御史

大夫以副

丞相理眾
事今峻為
丞相而不
置御史大
夫則專吳
國之政故
國人失望
世史正綱書
魏嘉平六年
九月以後魏
主髦正元元
年

戊甲

考異按是年
九月司馬師
廢其主芳十
月立髦此當
分注魏嘉平
六年主髦正
元元年

三省注錄
築刀把上
有環築擣
也
東安縣前
漢屬城陽
國後漢屬
琅邪國魏
分為郡沈
約曰晉惠
帝分東莞
為東安郡
蓋魏既分
而又省併
既省併而
晉又分屬
東莞又自
東莞分為
郡也

漢後主延熙十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三

胤為司徒有媚峻者言萬機宜在公族乃表峻為丞相
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
失望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與胤雖內不洽而外相包
容共事如前書法恪罪多矣其以無罪書殺何殺不以
其罪也網目之法雖有罪而殺吳殺其南陽王和張氏
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書之也
恪甥也峻因此賜和死張妃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
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德謙俊皆賴
以全為後吳人立皓張本齊王奮聞恪誅欲至建業觀
變傅相諫奮殺之亦坐廢為庶人集覽德謙俊三子名

漢十七年

魏主曹髦正元元年

吳主曹鳳正元元年

春二月

魏司馬

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

張緝遂廢其后張氏

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恢

不悅敕使閉門斷客斷客猶言絕

交也後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時太常夏侯玄有

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快快張緝以

常在玄家居亦不得得意豐皆與親善雖為師所擢用而心
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
張緝遂廢其后張氏
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恢
不悅敕使閉門斷客斷客猶言絕
交也後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時太常夏侯玄有
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快快張緝以

陳

實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四

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遂收玄緝下廷尉鐘毓案治
云豐等謀誅大將軍以玄代之緝知其謀遂皆夷三族
并廢張后夏侯霸之入蜀也邀玄與俱不從及司馬懿
死中領軍許允謂曰無復憂矣玄歎曰此人猶能以通
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不肯下辭屈服之辭也鍾毓夜為
司馬昭字及下獄玄不肯下辭屈服之辭也鍾毓夜為
作辭流涕示之玄視領之而已及就東市刑人之所也
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後允出為鎮北將軍與魏主芳別
涕泣歎歎師諷有司奏其罪徙樂浪道死豐弟翼為克
州刺史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
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三省曰赴水
火者入必焦沒自非誓同生死安肯相從故以為言翼
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
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
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豐
俱見畿既退畿嘆曰孝懿無子孝懿李恢字豐之父非
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郭智字君謀其子足
以繼其業時人以畿為誤及豐死而冲為郡守卒繼父
業○正始中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傳嘏嘏不
受荀粲怪而問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

漢後主延熙十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四

利口覆邦
國詳見論
語陽貨篇

河內見楚
義帝元年

三省注平
樂觀在洛
陽城西昭
已過軍復
事引入城
帝去矣

借優文樂也
彭城王據文
帝于此何等
語芝太后之
從父也故使
之入脅太后

小宗有後大
宗之義詳見
漢成帝殺和
元年
三省注定迎
者議始定而
迎之也元城
縣名漢屬魏
郡魏屬陽平
郡時魏王公
皆錄置鄴故
出髦而就元
城迎之

漢後主延熙十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
國之人也鄧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喜人
與已同惡人與已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
如前者忌前也人忌勝已則無親之者以吾觀此三人
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昵近也此也蝦又
與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
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三省曰三月廢皇后張氏曹操殺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
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亦操有以教之也發明豐等書
殺而皆不去其官所以正司馬師之罪然不予其謀誅
師者何耶虛名無實之人非能仗義有為特足以殺其
軀而已何足貴哉此固書法之意也書法書臣子廢其
后自司馬師始終綱目書后為臣所廢三魏張后晉賈
后羊
夏姜維伐魏 ○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
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
九月昭領兵入見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因昭
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芳懼不敢發司
馬師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藥近倡優

優

不可以承天緒羣臣莫敢違乃奏收璽綬歸藩于齊立
彭城王據芳與太后垂泣而別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
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太
后曰彭城王李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貴鄉公文皇帝
長孫明皇帝弟子(馮智舒曰)高貴鄉古地名漢屬元城
縣後魏析置貴鄉縣屬昌樂郡周於此置魏州隋改置
武陽郡唐復置魏州五代唐改為廣晉縣漢改為大名
縣宋省入元城縣金於此置也營元初復置為縣本

朝初省後置屬大名府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
議之師乃更召羣臣議迎髦於元城髦東海定王霖
之子也時年十四師使請璽綬迎之太后曰我見高貴
鄉公小時識之欲以璽綬手授之十月髦至玄武館羣
臣奏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
法駕迎不聽入洛陽羣臣迎拜髦下與荅拜儀者請曰
儀不拜(集覽)儀者禮太宗伯注云儀進之也疏云出接
賓曰儀入詔禮曰相古者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各有副
賓副曰介主副曰儼(三省曰)儼不拜贊導者也儀不拜
者謂於儀不當荅拜也髦曰吾人臣也遂荅拜至止車
門(陳濟曰)止車門三字門名人臣至此門則止車而步
入唯人君則乘輿入也左右曰舊乘輿入謂乘輿而入
漢後主延熙十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小時識之。太
后欲立高貴
鄉公必見其
小時意氣異
於諸王子。故
欲立之。豈知
祿去帝室而
終無益乎。

揚州見秦二
世二年廣陵

亥乙

瘡力救切
創讀曰瘡
蹶音厥又
姑衛切
亞夫長策
事見漢景
帝三年即
堅壁破吳
楚
先人有奪
人之志詳
見春秋左
傳魯宣公
十二年

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五

車門。此舊例也。髦曰：吾被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
堂。見太后，其日即位。百僚皆欣欣焉。三省曰：百僚欣欣，
謂公之足與有為也。而卒死於權臣之手。嗚呼！余觀漢
文帝入立之後，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
郎中令，行殿中。周勃、陳平、朱虛、東牟，雖有大功，其權去
矣。夫然後能自固。魏朝百官皆欣欣者，果何所見耶？書
法書廢其主，芳遷之，迎高貴鄉公
髦立之，易辭也。司馬氏之勢成矣。

漢十八年

魏正始二年

鳳始

二年

春正月

魏

揚州都督

母丘儉

刺史文欽

起兵討司馬師

師擊敗之，欽奔吳儉

走死

初，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儉素與夏侯玄、李豐

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儉

曰：大人居方嶽重任，三省曰：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四方

諸侯各會朝方嶽之下。堯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

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諸侯，故曰四岳。魏晉時征鎮安

平，總督諸軍，任專方面，特因謂之方岳。重任國家傾覆

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

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

峻、

諸葛

峻、

諸葛

葛

誕。誕斬其使，儉將五六萬眾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
為游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
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眾瓦解。今淮南將
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
時師新割目，溜創甚，或謂不宜自行。肅又與尚書傅嘏
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其
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
我請與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師又問計
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筭。
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
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
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
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復，敕基停駐，
基曰：儉等詐謀已露，眾心疑沮。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
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
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為錯兵
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
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集覽：邸閣，倉教之
異名也。計足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
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滎水。閏月，次滎橋次者。

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六

穩倚謹切

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此孫子及司馬穰苴皆有是言
彼得亦利我爭地孫子之謂言所謂九地爭地其一也
武建武二

三省注、鬪被以恐疼也蓋謂文中欽何不堅恐數日與師相持師病已篤必當有變也
臬音高又音豪

既醮之婦詳見禮昏義篇

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六

兵舍止之名何休曰次有候也。穩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入潁。即汝南灑彊縣。有橋在焉。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
六安國。後漢併屬廬江郡。魏分安風等五縣置安豐郡。屬豫州。胡遵出譙。宋馮智舒曰。宋古邑名。周封微子於此。為宋國。秦為碭郡地。漢為睢陽縣。屬梁國。隋置宋州。改縣曰宋城。歷代因革不一。及宋陞為南京。應天府治宋城。本朝降為州。以睢陽縣省入。改屬開封府。絕其歸路。儉進不得闚。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大事記曰。樂嘉縣名。莽以博陽縣改為樂嘉縣。今淮寧府宛丘縣。四十里有博陽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為。其子鴛年十八。勇力

備

紀

力

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之。鴛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眾知之。鬪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鴛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鴛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日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殊不悟。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臬。馮智舒曰。橐臬地名。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二十里。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慎縣漢初所置。屬汝南郡。音屬汝陰郡。後省之。故城在鳳陽府潁上縣西北。人就殺之。傳首京師。詔夷儉三族。以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吳軍亦還。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王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殺之不足懲亂源。而傷孝子之恩。且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嬰戮於二門。三省曰。嬰戮。猶言被誅也。二門。謂父母之家及夫家也。非所以矜女弱。均法制也。女陰類。稟氣柔弱。在室從父母。既嫁從夫。故曰女弱。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

漢後主延熙十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七

考異。提要。無二月師。三字。世史正綱。書司馬師。死。其弟昭。目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魏朝從之。遂著為令。發明司馬師既廢其主。罪名暴白。儉欽討之。雖敗而死。然名義則甚正也。故書其官。書起兵討師。皆所以予之耳。陳壽志魏乃以反書儉欽。且壽前此以魏為主。故於討操之人。以反書之。今司馬氏反魏者。也。壽既主魏。乃復於為魏討賊之人。名以反逆。何哉。若壽者。知有強弱。而不知有逆順。可謂逆賊之忠臣矣。不有君子。正色書之。則儉欽輩。真反者耳。書法儉等書討罪師也。故師書擊。於是吳孫峻。率兵將襲壽。春。欽既攻師。敗退。聞峻至。橐臯。遽詣峻。降則降吳也。書奔魏。吳何。為欽諱也。諱欽。所以惡師也。故儉亦止書走死。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師疾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摠統諸軍而卒。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魏主髦。中詔。敕尚書傅嘏。三省曰。中詔。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此詔出於禁中之意。故曰。中詔。以東南新定。權留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昭俱發。還屯洛水南。詔以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為後鍾會作此張本。

秋

洮西見前。十二年。洮水。又臨洮。見秦始皇。三十三。年。省曰。枹罕縣。名。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魏時廢省。為蛇。畫足。見戰國策。齊閔王元。年。

三省注。驛。昔不過六。

秋七月。吳孫峻殺朱公主。

吳將軍孫儀等。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千人。全公主。全主。諱朱。公主。云與同謀。峻遂殺之。馮智舒曰。全公主。全主。諱朱。朱公主。朱據之妻。昔吳大帝之女也。書法。於是孫儀謀殺孫峻。不克。死。不書略之也。而用譖殺。先君之女。其罪大矣。故書殺罪之。

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於洮西。遂圍狄道。不克而還。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眾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三省曰。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略陽。略陽。時為廣魏郡。及晉乃更名。略陽。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

漢後主延熙十九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八。

百里秋道
東至洛陽
二千二百
餘里而驛
書不過六
百里蓋傳
入近襄郡
縣使如常
郵筒以達
洛陽也

哀冕易見
漢平帝元
始五年
世史正綱書
魏正元三年
六月以後廿
露元年吳五
鳳三年九月

以後太平元

殲音尖微
盡也滅也

澆音驍沃
也瀉也

殫音戲
憶音呼典

切音余車

也敗績見秦
王政十三
年

漢後主延熙十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八

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
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
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有事輒與虛
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集覽希罕簡省也恐封上之
事繁而擾動天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
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域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冬吳始作太廟書法前書魏始建社稷宗廟志僭始也
此其書始何緩辭也吳於是立國改元
三十五年矣而始作太廟特書曰始所以志其慢
也終綱目宗廟書始二書初一丁巳年北漢主

漢十九年

魏

甘露元年

春正月

以姜維為

大將軍夏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衮冕

赤烏○魏主髦視學

初魏主髦宴羣臣於東堂與諸儒
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為

優至是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常與
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及鍾會等講
宴於東堂特加禮異魏主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
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每有集會輒馳而至望孚之子也

前九

也

三省曰帝謂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
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

危其親為人君則繫將相為人父不能衛子身沒後社
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未必能復大禹之績嗚呼帝固

有志於少康然不能殲澆豷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德
兆謀余觀帝之所以論二君優劣書生之譚耳未能如石勒辭氣

之雄爽也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望為中護軍其職
在外追鋒車施通憶遽則乘之令虎賁五人昇之晉志

曰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憶如軺車駕二馬
追鋒之名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陳閒是為傳乘

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

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
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

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
也彼從南安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

點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
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維焉智

漢後主延熙十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九

舒曰段谷水名在華昌府清水縣東南八月魏司馬昭

自為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書法效操而未盡敢者

始此終綱目書假黃鉞七黃鉞四詳晉惠帝末熙元年

不名則有閒矣終綱目奏事不名一書而已書假黃鉞

吳孫峻卒以其從弟緄為侍中輔政書法孫峻何罪峻

官者惟呂蒙孫吳大司馬呂岱卒始岱親近徐原慷慨

峻不書削之也集覽中首服。襦。單衣。案單衣。卽中單。實錄曰。古朝燕之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

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貴重之

也徐原字德淵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冬十月

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卒年九十六

吳孫緄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吳車騎將軍呂據在

怒表薦滕胤為丞相緄更以胤為大司馬出駐武昌木

行據引兵還約胤共廢緄緄遣從兄憲將兵逆據而使

人趣胤行胤懼勒兵自衛緄表胤反發兵攻圍之或勸

胤曰引兵至蒼龍門將士必委緄就公矣時夜已半胤

侍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比曉據不至緄兵大會殺胤

夷三族或勸據奔魏據曰吾恥為叛臣遂自殺三省口

據父範佐孫策以造吳故取為叛臣自殺以明節書法

胤據亦孫儀耳則何以書緄國賊非峻比也故書殺罪

之魏以盧毓為司空魏以盧毓為司空毓固讓司隸校

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箠輒

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

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為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

將軍呂據
恥為叛臣

使

三省曰兵

新謂遣還

洮西敗卒

更差軍守

也

緄丑森切

大司馬呂

岱廣陵人

禰古侯切

益友詳見

論語季氏

篇

將軍呂據
恥為叛臣

則不書殺憲。而止書殺惇。李克寧叔也。謀作亂存勗殺之。則不書其黨。而書殺五代戊辰年。輕重之權衡也。

漢二十一年 魏甘露二年 夏四月。吳主亮始親

政。吳主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

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

之俱長。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

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特制。謂特出上意。手詔宣行

也。問事猶言奏事。不言奏者。自卑挹之意。但令我書可

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

吏。藏吏叩頭。亮曰。黃門從爾求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

與。黃門不服。亮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

矢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所為也。詰

之果服。左右驚悚。書法始親政。何峻專也。終綱目書始

親政。六。是年。宋乙丑年。文帝丁未年。魏弘齊辛未年。魏

弘陳。已卯。周毓。壬辰。皆或專之者也。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

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與夏

考異。提要。奉作以。鼠矢之矢。亦作屎。

三省注。科。程也。程。其。長短。大小。也。或曰。科。當作。料。量。度也。料。音。聊。

王凌死事。見魏主芳。嘉平元年。每立儉死。事見上。正。元二年。三省注。四。征。魏置征。東將軍屯。淮南。征。南。將軍屯。襄。沔。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隴。以。備。蜀。征。北。將軍。屯。幽。并。以備鮮。卑。皆授以。重兵。司馬。昭。初當國。

侯玄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母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

安。乃傾帑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養輕俠數千人。為

死士。集覽。輕。不持重也。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者也。

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

志。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

-5 245 35 915" data-label="Text">

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

故充請慰勞以觀其志
立頭司馬昭改立頭
曰武功武立唐為沈
立縣唐為沈立縣
守死無為言不若決
死而求生無為坐守
而待斃

漢後主延熙二十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十一
界復遣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
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
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吳人咸怨為後吳
誅孫綝張本昭乃縱反間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勢不
能久誕益寬恣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蔣班焦彝誕謀
主也言於誕曰宜及眾心尚固并力決死攻其一面猶
有可全空坐守死無為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彝踰城出
降全惲兄子輝等得罪於吳奔魏司馬昭作輝書告惲
等說吳中怒惲等遂帥其眾出降發明考之分注誕非純於
來歸命惲等遂帥其眾出降發明考之分注誕非純於
起義者特迫於內不自安耳然綱目書起兵書討昭略
無貶詞昭既奉主而行分注曰討而綱目止書曰攻豈
自相矛盾哉分注備前史之言而綱目出於特筆故所
書如此當是之時司馬昭脅制其君前書自為大都督
奏事不名假黃鉞則是篡勢已成於廢放之後矣天下
之人有能奮臂倡義皆君子之所予不違恤其他故夫
急於討賊則凡心跡之純駁人品之高下事業之成敗
皆置不論直欲誅篡逆之人而後已昭雖挾主為重然
皆命在其手豈得謂之奉辭伐叛此義苟行則如昭等
此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後世亦不可以名欺

欺

姜維伐魏

矣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書法於是誕不就徵殺
揚州刺史斂兵自守耳書起兵討何予之也曷為予之
誕嘗有死難之語近於以身殉國者綱目於此不書魏
主髦自將書奉其主髦則非髦意而制於昭也明矣故
止書攻凡書奉其主云者皆不出於其主者也終綱目
書奉其主奉帝四是年晉惠帝太安二年再書永興元
年姜維伐魏姜維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乘虛向秦
兵少集覽長城即方城也楚之北境括地志方城山在
許州葉縣西南左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
杜預曰方城在河南陽葉縣境山自北陽連百里號曰方
城亦曰長城魏都督司馬望及鄧艾進據之以拒維維
數挑戰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
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
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
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恤
眾以弱斃彊此其術也三省曰文王治岐由方百里起
三分天下有其二所謂以少取多也句踐歸越弔死問
疾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弱越斃彊吳或曰曩者項彊

周文以少取多詳見
孟子公孫丑上
句踐以弱斃彊詳見
春秋左傳
魯哀公元年
終斃項氏
事見漢高

漢後主延熙二十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十二
漢弱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

三省注。跌也。射數差而不中。不如審勢。而後發也。書曰。若虞機張。往者括于度。則釋發。見禮記射義內。差跌之差。亦作蹉。

戊寅

考異。按是年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十月立景帝。此

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言世世尊位也。君臣久固。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集斃疾。急也。搏。手擊也。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數。頻也。跌。差跌也。三省曰。湯伐桀。鳴條一戰。而革夏命。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誠重民勞。而度特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姜維以數戰亡蜀。卒如譙周之言。

漢景耀元年 帝孫休永安元年 春二月 魏司馬

昭拔壽春殺諸葛誕 文欽教諸葛誕決圍而出

日眾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遂殺欽欽子鴛踰城自歸於魏軍吏請誅之司馬

當才注吳太平二年景帝孫休永安元年 世史正綱書 太平三年 九月以後吳主休永安元年

陳與陣通

三省注。三叛謂諸葛謨文欽唐咨也

昭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大事記曰。諸葛誕被殺。其士卒不降。此與田橫之士何異。不聞一言表而出之。所謂使揚土懷愧。不知揚土之人。而反使愧。晉愧揚土乎。彼誕麾下數百人。蓋揚土之人。而反使愧。昭。嗚呼。甚哉。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昭初圍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言全其國之人民。止戮其君。所謂誅其若而再其民。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而三河。近郡安處。適之。集覽。三河。河。禮。城。方。大。河南。日。豫州。其。川。漢後主延熙二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二

書法言還何
譏也何譏以
伐魏出聞殺
諸葛誕而還則
斯師也徒乘
人之危而已
矣故書譏之

九錫見漢
平帝元始
五年

養老乞言
乞漢明帝
永平一年
禮

小同鄭玄
之孫也

會稽見秦
始三十一
琅邪見周
報王三十
一年
烏程見漢
靈帝中平
四年
閻音開又
苦亥切

遣諸軍因纂擊吳王基諫曰
圍新城衆死大半姜維因洮
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
於外又內患未弭是脩備設
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
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復辭不受發明世變日勝
自操不篡漢務為虛詞以惑
昭既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意哉亂臣賊子將以文欺天
之然後手是失墜如見其肺
止書不受此其書復何昭自
上書自為下書復辭後書始
是昭復三命三讓皆削之不
自為復辭始受者二司馬昭
八月魏主髦養老乞言於太學
為五更三省曰玄有子

為

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
乞言盛典也髦能行之然亦
老四明帝永平二年是年齊
髦非美辭九月吳孫綝廢其
立琅邪王休休以綝為丞相
封兄子皓為烏程侯

主亮親政多所難問稱疾不
集覽孫綝三弟名分屯諸營
主將軍劉承謀誅之全后父
語尚嚴整兵馬孤當率宿衛
人不曉大事且綝姊也邂逅
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使
之殺劉承比明遂圍宮亮大
鞅鞅所謂鞅也禮學記馬上
立其中也曰孤大皇帝適子
近臣共牽止之不得出綝使
為會稽王以其罪班告遠近
殺之遂迎琅邪王休於會稽

王亮為會稽王不肯署名綝怒
國亮時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四

漢後主禪景耀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四

一省注唯
以水切唯
唯諾也賢路
求避賢路
謂他有用恐
者進路求
妨其避之
引身避之
習姓按風
俗通漢有
外黃令習
一以告休
布以信倚
亮所信倚
故詣之酒
酣失言遂
以賈禍緝
之凶愚其
赤族宜矣

漢後主禪景耀元年
十六殺全尚遷全公主於豫章。緝以休未至。欲入居宮。廢
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唯選曹郎虞汜曰。明公擅廢
立之威。誠欲上安宗廟。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竊恐衆
聽疑惑。非所以求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緝不懌。而止。十
月。休至。羣臣奉上璽符。三讓乃受。即日御正殿。大放改
元。緝稱草莽。臣奉詔。上璽符。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休慰
諭之。以爲丞相。荆州牧。先。是丹陽守李衡。數以事侵
休。其妻習氏諫之。不聽。休上書。得從。會稽。至。是衡謂妻
曰。以不用卿言。至此。吾欲善魏。何如。妻曰。逃叛求活。何
面目。以見中國人。琅邪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
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當
逆見優饒。三省曰。言將優加其官。以饒益之。非但直活
而已。衡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以十二月。吳孫緝
榮。戰。又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爲烏程侯。十二月。吳孫緝
伏誅。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張布。酒酣。出怨言曰。
圖耳。布以告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或告緝反。休
執付緝。緝殺之。由是益懼。求出也。武昌。休許之。凡所請
求。無一違者。將軍魏邈說休曰。緝居外。必有變。衛士又
告緝反。休將討之。密問於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

不

臘會見漢
宣帝五鳳
四年臘獵
漢中見周
赧王三年
漢壽見漢
後主延熙
十六年
漢樂二城
見魏明帝
太和三年

卯巳

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畫。奉曰。丞
相兄弟支黨甚盛。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
(三省曰)陛兵。宿衛之兵。夾殿陛者。所謂陛戰之士。十二
月。臘會。緝稱疾。休疆起之。不得已而入。奉布目左右縛
而斬之。以其首令衆。諸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
(集覽)放。弃之也。仗。兵器也。夷。緝三族。發孫峻棺。取印綬。
斲而埋之。改葬諸葛恪及胤據等。其惟恪等事遠徙者。
一切召還。有乞爲恪立碑者。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
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寄之。詔漢中兵屯漢壽。守
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詔漢中兵屯漢壽。守
漢樂二城。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
議。以爲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斂兵聚穀。退就
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集覽。聽從。敵人入來平地。重關頭。
鎮守。以捍之。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
日。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詔督漢中
胡濟。却屯漢壽。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姜維自棄險。要以開校焉。
格疆之心。書此爲亡蜀張本。書法維之失計。漢所以亡者也。故特書之。

漢後主禪景耀二年
甘露四年
春正月黃龍二見
魏
蜀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五

陵井中 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寧陵前漢屬陳雷後

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

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帝有誅昭之志。不務養

晦。憤鬱之氣。見於辭。不能自揜。蓋亦殘矣。此所以死於

權臣之手乎。發明龍見井中。觀以之改元。而髦以之自

諷。亦足以規二人之識趣矣。觀雖克終于位。而髦以之

則不免成濟之禍。後世以龍見為祥者。可以觀矣。秋八

月。陳祗卒。以董厥為尚書令。諸葛瞻為僕射。祗以巧佞

雖位在祗上。而多處外。權任不及祗。書法漢蜀諸臣無

不具官卒者。惟陳祗不書罪之也。漢之亂。陳祗為之

王經死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

王經死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

王經死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

王經死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

王經死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世史正綱書

魏甘露五年

五月以後魏

主與景元元

年

考異按魏主

髦是年五月

被弒六月元

帝立此當分

注魏甘露五

年元帝曹奐

景元元年

尚書王經

惟忠于魏

魯昭公不

忍季氏敗

走失國見

春秋左傳

魯昭公二

十五年

賈充弒逆

枕帝股而

哭詳見春

秋左傳魯

漢後主禪景耀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五

陵井中 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寧陵前漢屬陳雷後

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

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帝有誅昭之志。不務養

晦。憤鬱之氣。見於辭。不能自揜。蓋亦殘矣。此所以死於

權臣之手乎。發明龍見井中。觀以之改元。而髦以之自

諷。亦足以規二人之識趣矣。觀雖克終于位。而髦以之

則不免成濟之禍。後世以龍見為祥者。可以觀矣。秋八

月。陳祗卒。以董厥為尚書令。諸葛瞻為僕射。祗以巧佞

雖位在祗上。而多處外。權任不及祗。書法漢蜀諸臣無

不具官卒者。惟陳祗不書罪之也。漢之亂。陳祗為之

王經死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

王經死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

王經死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

王經死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

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

王經死之。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

在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平。漢初縣名。屬涿郡。東漢屬安平國。晉置博陵郡。唐又置深州。五代宋金皆因之。元改南平州。中統初為安平縣。改屬晉州。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太傅李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丘濬曰。魏主髦之被弒。司馬昭之心。賈充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殺之。以欺世。逋誅。今亦以昭誅書之。何用以示戒。萬世使人毋為姦臣所欺也。蓋以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人人有之。初不以尊卑而有異也。昭之官雖尊。濟之官雖卑。然皆魏之臣子也。昭固不可有將之之心。濟豈可有刺之之理哉。書之于冊。以示萬世之為人臣僕者。使知所去就。人人不為權奸所用。則彼亦安能獨以其一人智力為之哉。發明曹髦之殞。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况唱逆者賈充。而抽刀者成濟。今但歸獄於昭。略不他及。何哉。趙穿親舉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盾。况昭又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葬以王禮。夷濟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欺哉。若移以誅昭。則君弒賊討。始可以成禮葬矣。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所。宜乎綱目以全節予之也。書法書南闕下。何迎而弒之也。司馬氏之姦謀。豫矣。其姦黨眾矣。於是經以不俱報。昭被殺耳。綱目特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書

特

謠亦作客

書死之。以見舉朝皆姦黨也。終綱目書死之。五十五詳。也。辛賓也。顏見。六月魏主奐立。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遠也。宋令詢也。迎立之。更名奐。年十五矣。馮智舒曰。常道鄉。古邑名。漢初為常道縣。屬燕國。後屬渤海郡。尋廢之。故城在順天府東安縣西北。書法於是昭迎立奐。不書迎立。何罪。奐也。國君新弒。奐立不討賊。則與平時奚辨矣。故以恒辭書之。然則魏主奐。曷為書。奐立。宋壬辰。年。嚴密。建議作浦里塘。羣臣皆以為難。唯將軍濮陽興力主之。功費不可勝數。士卒多死。民大愁怨。三省曰。浦里塘。在丹陽郡宛陵縣界。陳志濮陽興傳亦云。嚴密建陳雷風俗傳。漢有吳曾稽王亮自殺。會稽謠言王亮當長沙太守濮陽逸。吳主遂黜亮為候官侯。亮自殺。馮人告王禱祠有惡言。吳主遂黜亮為候官侯。亮自殺。馮智舒曰。候官。漢舊縣名。元鼎中立。候官都尉。屬會稽郡。漢末為東候官縣。晉屬晉安郡。隋省入閩縣。唐武德中復置此縣。元和初復省入閩縣。尋復置。宋元仍舊。本

豫州刺史
見漢獻帝
興平元年
廢虛今切
碧力灼切

諤諤之言
見漢安帝
建光元年
蹇諤之節

沮于余切

巴辛

漢後主禪景耀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七

朝因之。改魏以王沈為豫州刺史。沈初到。下教曰。有

屬福州府。冬。魏以王沈為豫州刺史。沈初到。下教曰。有

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言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

穀千斛。主簿陳廩。褚碧。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不以勸

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集覽。拘。執守也。介。廉

潔也。後漢仲長統傳。得拘潔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

顏師古曰。自拘束而潔其身者。即隱逸之人也。貪昧之

人。將慕利而妄舉。漢書。苟昧於權利。顏師古曰。苟。貪

也。苟言不合宜。不加賞。則遠聽者又未知當否之所

在。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告下之事。可小須後

沈曰。興益於上。受分於下。三省曰。興益。謂遜言直盡於

上也。受分。謂當賞也。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碧曰。

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

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

漢後主禪景耀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七

將未行而罷。魏襄陽太守胡烈言。吳將鄧由等十八屯。

漢四年。魏求安四年。春三月。魏遣兵迎吳降。

其不然。雖懸重賞。忠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造沮水以迎之。基遺司馬昭書。言由等可疑狀。且曰。夷

陵東西道皆險。陘。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此事

之危者。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

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昭

從之。既而由等果不降。集覽。嶓冢山水始出山沮。如。因

名沮水。又云沮水一名川水。源出雍州富平縣。東入櫟

陽縣。漢高於櫟陽置萬年縣。地理志。萬年南有涇渭。北

有小河。即沮水也。章懷曰。沮水出武都郡東狼谷。南至

沙羨入江。三省曰。累有內難。謂曹爽累有冬。以董厥諸

廢立之事。母丘儉。諸葛誕。相繼而舉兵也。

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

漢後主禪景耀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八

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

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三省曰。比。近也。並也。聯也。又

相次也。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

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帝

弟甘陵王末。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使薛翊

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

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

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決棟焚。集覽。突。謂竈突。憲

漢後主禪景耀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八

所。亦知之。

盛冲。以切直

民愁怨。常昭

漢後主禪景耀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八

張布用事。浦

知之。漢陽興

矣。薛翊見而

蜀之亡。形成

之言也。嗚呼。

子順引先人

雀怡然。魏相

突決棟焚。燕

陳其力也。

擊。弩馬不得

之地。設伏邀

敵。人於要害

不陳。謂猝然

陘與狹同

漢後主禪景耀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八

三省注。弩馬

不陳。謂猝然

敵。人於要害

之地。設伏邀

擊。弩馬不得

陳其力也。

突決棟焚。燕

雀怡然。魏相

子順引先人

之言也。嗚呼。

蜀之亡。形成

矣。薛翊見而

張布用事。浦

知之。漢陽興

漢後主禪景耀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八

張布用事。浦

知之。漢陽興

矣。薛翊見而

蜀之亡。形成

之言也。嗚呼。

子順引先人

雀怡然。魏相

突決棟焚。燕

陳其力也。

擊。弩馬不得

之地。設伏邀

敵。人於要害

不陳。謂猝然

陘與狹同

否邪知而不
言無亦容身
而求免罪邪
羽火羽切
鮮卑見漢光
武建武二十
五年
愧占魂切

定襄見漢武
帝元朔四年

兵不戢必自
焚詳見春秋
左傳魯隱公
四年

壬午

漢後主禪景耀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八

決破也而怡然不知禍

鮮卑索頭貢質于魏鮮卑索頭

荒不交南夏集覽索頭鮮卑別部也姓拓拔氏其俗以

索辨髮因號索頭至可汗毛始疆大可汗唐高宗曰今

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推寅可汗名後

追尊獻皇帝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

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愧氏分統部眾為十族車愧鮮卑

別族也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詰汾元魏神元皇帝名

使南遷居匈奴故地詰汾死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

樂丘濟曰元魏之先基于此集覽盛樂雲中郡邑括地

志云故城在并州新興郡部眾浸盛諸部畏服之為後

魏張本至是始遣其子沙漠汗貢于

魏因雷為質書法索頭始見綱目

漢五年景元三年秋八月吳立子暉為太

子集覽暉案吳錄載休詔曰太子名暉字苒冬十月姜

維伐魏洮陽不克初維將出軍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

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集覽伯約姜

維字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自存三省

曰謂較智則不出於敵人之上而較力則又弱小維遂

伐魏攻洮陽集覽洮陽縣名屬零陵郡括地志故城在

今零陵湘源縣西北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時黃皓用

事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

三省注洮
水逕洮陽
城又東逕
共和山南
城在四山
中又東逕
迷和城比
意侯和即
塞內之地
沓託合切
沓中在諸
羌中即沙
張駿據河
西因前趙
之亂收河
南地至于
狄道置武

姜

維

漢後主禪景耀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九

街石門侯
和五屯護
松與後趙
軍竟乞伏
分盤攻瀝
川師次沓
中則侯和
之地在塞
內沓中之
地在羌中
明矣

漢後主禪景耀五年
布以昭沖切直恐入侍言已過固諫止之休曰孤欲與
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姦惡故不
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解也
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
不相妨也三省曰王務猶言王事然魏司馬昭殺中散
大夫嵇康籍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阮籍
奚以避怨徒譙家于銜之嵇山因命氏焉三省曰阮籍
姓譜殷有阮國在岐渭之間周詩有侵阮徂共之辭子
孫以國為姓後漢有已吾令阮敦山濤向秀王戎劉伶
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凜縱酒昏酣
遺落世事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方與人圍碁對者求
止籍雷與決賭與決勝負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
血數升毀瘠骨立集覽毀瘠瘠瘦而至於骨立哀痛之
甚也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何曾面質籍於司馬昭
座箕正也面以正義責之也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
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
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馮智舒曰四
裔之地去王城四下里裔衣襟也徐廣曰裾衣邊也故

故

箕踞見漢
高帝七年
東平見漢
明帝永平
五年
關中見秦
始皇三十
五年

謂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馮智舒曰復大也中國文明
之地故曰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三省曰昭之讓九
錫也籍為公卿為勸進戲辭甚清壯故昭愛其才咸素
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遠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
累重也兩人共馬謂之累騎伶尤嗜酒常乘鹿車賢曰
言其小僅可容鹿也攜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荷負也
鍾蓋也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
謂之放達鍾會聞康名造之集覽放達王澄等皆以任
放為達熊遠曰以放蕩為達士應詹曰以玄虛宏放為
夷達或曰放誕詭達也康箕踞而鍛三省曰康性巧而
好鍛鍛小冶也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
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濤
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
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異誣安不
孝康為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與安皆有
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
安及康康嘗詣隱者孫登登曰子魏以鍾會都督關中
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魏以鍾會都督關中
軍事魏司馬昭患姜維數比伐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
蜀集覽官騎官名也路遺姓名也從事中郎荀勗

滅虢取虞
見春秋左
傳魯僖公
三年
三省注善
用兵者觀
釁而動此
艾所以陳
異議也
考異提要
無分注是
歲漢亡四
字

曰。明公為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三省曰。違。離也。背也。貳。攜貳也。兩屬也。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刑。法也。韓嬰曰。刑正也。昭善之。遂欲大舉代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力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紿姜維於沓中。紿。繫足也。曰。紿。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為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軍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馮智舒曰。陽安關。在成都府。城東一百五十里。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集覽。陰平。今文州是。漢武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漢郡。晉為陰平郡。括地志云。鄧艾所出古陰平道。在今文州。漢陰平也。其地與江油為鄰。又非隆慶府陰平縣也。同谷志云。秦蜀出入之道。三國。漢以為邊陲要阨。諸葛亮定之。因為西蜀之防。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三省曰。致。至也。又詣也。送也。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道

吳

漢 炎興元年

魏 景元四年 吳 永安

春 詔立故丞相亮

廟於沔陽

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習隆等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以時賜祭。其故臣吏欲奉祠者。皆至其廟斷其私祠。以崇正禮。從之。書法書立廟。錄功臣也。終綱目功臣書立廟。二。是年夏五月吳

交趾殺其太守以降魏

吳交趾太守孫資。資暴。會吳主送建業。民憚遠役。遂作亂。郡吏呂興殺資。及使人而請吏於魏。九真日南皆應。魏以興為將軍。都督尋為其下

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

維戰敗還守劔閣。魏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

維戰敗還守劔閣

魏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

魏兵入寇

漢置護羌校尉。屬河關郡。晉宋齊因之。隋屬汶山。同昌

漢置護羌校尉

屬河關郡。晉宋齊因之。隋屬汶山。同昌

初陷於吐蕃

至元時始內附。本朝初置松潘衛。後改

漢後主禪炎興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沔陽見漢
帝禪建興
七年
交趾見漢
武帝元鼎
六年

魏兵入寇

癸未

武街之街
本作階

漢向了
三汭孫
省中異
曰救異

濁中時為
魏境吳兵
未至也
擬其所向
耳歸等巫
皆在江北
與魏之新
城接境自
此行兵亦
可以達汭
中然亦猶
邀以西江
水以救涸
轍之魚耳
確音對
確音的

漢後主禪炎興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一

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
集覽武街雍梁之域古西戎地戰國時白馬氏因居焉
漢代置武街都郡西魏立武階郡尋改武州唐置行州又
更名階州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
漢中以衛權持節監軍事行鎮西軍司會過幽州刺史
王戎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
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劉寔曰寔笑而不答八月軍發洛
陽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
人遣廖化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詣陽安關口為諸圍
外助大事記曰關口即關城在武興南漢水上小經注
漢水西南注關城北太平寰宇記三泉縣治嘉陵江關
城倉陌可推開城所在水經注曰水東南逕陰平故城
南又東南逕橋頭大赦改元敕諸圍不得戰退保漢樂
二城會平行至漢中集覽平行安然而行也使兵圍二
城徑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使護軍胡烈為前鋒
攻關口守將傅僉拒守其下蔣舒率衆迎降烈乘虛襲
城僉格鬪而死會遂長驅而前大得藏庫積穀維聞會
已入漢中引兵還艾遣兵追躡於彊川口大戰三省曰
彊川口在彊臺山南彊臺山即臨洮之西傾山關關曰

強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一曰強川維敗走還至陰平合
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遇化翼厥等合兵守劔閣以拒
會馮智舒曰劔閣在保寧府劔州北三十里兩崖峻拔
鑿石架閣而為棧道連山絕險故謂之劔閣秦司馬錯
由此道伐蜀書法還守劔閣何著退冬十月吳人來援
遣使告急於吳吳使大將軍丁奉向壽春丁封孫異向
洧中救漢發明書人微者也書來援緩詞也是時漢有
倒垂之急吳人苟有救患分災之意則當遣將帥師鼓
行而進如救焚拯溺猶恐弗及今乃僅命丁奉輩向壽
春向洧中而已是果何益於事哉此所以不書救而書
援而又書人以微之也雖然吳人為義不力行亦自及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初昭累
爵賜至是蜀捷交至詔復授之昭乃受命辟魏舒為相
國參軍舒少時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衡有
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集覽碓春也廣雅曰碓確也通俗文云水碓曰轆車杜預作連機碓孔融論曰水碓之巧勝於聖人之斷木搖地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
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皎厲之事三省曰皎者

漢後主禪炎興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一

求以暴白於世。厲危行也。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為
 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
 集覽。上計者。上計簿使也。掾。官屬也。凡郡國每歲盡遣
 吏詣京師上計。謂奉上下戶口錢穀之數。察孝廉。宗黨以
 舒無學業。勸令不就。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
 在我。安可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
 一經。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
 舒常為畫籌而已。三省曰。畫籌。射之畫籌。猶投壺之釋
 筭也。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
 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
 有如此射矣。及為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府朝。猶言
 府庭也。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
 出眾議之表。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
 昭深器重之。其子尚皆死之。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
 其子尚皆死之。成都集覽。江油。本廣漢郡。剛氏道地。三
 國魏得其地。置江油郡。西魏立龍川。今龍川有江油縣。
 緒以西行。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
 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
 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

綿竹見漢
 帝玄更始
 三年
 鄧艾入蜀

德陽見漢
 獻帝建安
 九年
 奇兵見周
 赧王五十
 五年
 方軌見西
 楚義帝三
 年
 三省注江
 油今龍州
 江油縣地
 南至綿州
 二三百餘
 綿州古涪
 城也見周
 成都見五
 安王十五
 年
 北地見秦
 王政三年

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
 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
 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
 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三省
 曰。今隆慶府。陰平縣。百六十里有馬閣山。峻峭峻。極
 為艱險。艾至此。路不得通。乃懸車束馬。造作棧閣。始通
 江油。因名馬閣。又自文州青塘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
 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艾自漢德陽
 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德陽亭。蓋當馬閣山之路。山高谷
 深。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
 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山崖險隘。單行相繼。而進。如貫
 魚然。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
 涪。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
 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集覽。長驅。謂無禦之者。猶言
 直進也。瞻退往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為琅邪
 王。瞻斬其使。列陳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
 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鄧艾至成都。帝出降。
 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鄧艾至成都。帝出降。
 皇子北地王謐死之。漢亡。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
 守。調度集覽。賦調。用度也。聞

三省注皇
子北地王
謀之安能
武侯之言
為一義也
同能為下
安能為下
漢獻帝建
安十三年
順帝漢安
元年
鄧禹事見
漢光武建
武元軍
毛桀

艾已入平地。帝使羣臣會議，或勸奔吳，或勸入南中。諸葛武侯曰：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七郡謂犍為、牂牁、越嶲、益州、武都、沈黎、汶山也。譙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奔南，當早為計。今大敵已近，羣心無可保者，恐發道之日，其變不測。就能至南，遠夷平常，無所供給，猶數反叛。今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耗損諸夷，其叛必矣。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柰何降乎？帝不聽。謀哭於昭烈之廟。馮智舒曰：廟在城都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亮廟。本朝初合廟祀之。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帝率羣臣面縛輿櫬詣軍門。集覽：輿，輿也。櫬，空棺也。賈逵曰：輿，棺從之。皆示其君將受死也。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見禁將士無得虜略。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郡縣圍守，得救收黃皓將殺之。皓左右以兔維等及諸待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致堂胡氏曰：北地王謀之

之

世史正綱
曰漢自帝
協為魏所
廢其亡也
四十一四
矣至是始
書漢亡何
烈於高昭
也夫國光
之興上以
承天奉祖
下以君國
子民漢之
土地雖分
至是雖分
於魏於吳
而其祀未
配天實未
嘗絕以有
昭烈父子

言是也。有烈丈夫之風，可以見先主於地下矣。譙周所陳，非亡國之法，死於宗廟正也。服為臣虜，是徐子章羽所以見惡於春秋者。周何以貪生失理，勉其君哉？歷年圖曰：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桀，要結同志，摧沮勍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下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漢二十六年，帝合四百六十九年，三省曰：漢先主以獻帝建安二十六年而亡，大事記曰：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岩激湍，非步卒所涉者。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山，水峻隔絕，岩激湍，非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師承命電赴之，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武侯有言，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方鄧艾以萬人入江油之

存焉耳此
綱目於帝
協之廢而
不書漢亡
必至於帝
禪之降而
後書之也
歟

謙周知術
數以傾蜀
范增知術
數以佐楚
邪正自見
矣

也音充憂
張悌論司
馬懿

武陵見漢
先武建武
五年

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
飢艾雖勝克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
故寵業如此之難也發明姜維身都將相喪師蹙境黃
皓寵冠一時民誤國漢祚顛覆偷生苟免至於死節
之臣乃在傳僉諸葛瞻父子能竭死守未已遠爾滅亡
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及北地王謀而必遽爾滅亡
後主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言與夫哭於昭烈之廟
其國予賊其視誰同死社稷之言與夫哭於昭烈之廟
而猶有生氣帝禪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謂上
慳乃父下愧乃子矣傳葛書爵謀書皇子及其子尚皆
書死之所以深衷亟予為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若
夫鄧艾方書至成都即書帝出降所以責帝禪不能死
守之罪書漢亡所以見漢之自亡而非艾輩所能滅之
也此皆書法之深旨也嗚呼微矣諸葛瞻父子書官書
死社稷也故謀書爵書死之善辭也以為國雖亡不為
無人焉耳終綱目書死之五十四詳孺子嬰居攝元年
而國滅書死之者三國漢之亡也書掌據皆亡國之善辭
王吳之亡也書張悌涼之亡也書掌據皆亡國之善辭

辭

也周秦亡不書亡此其書漢亡何所以紹昭烈於高吳
先也獻帝之廢漢未亡也至此而亡矣特揭書著矣伏
兵還吳聞漢亡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集覽
芥菜也其實至細言草芥者自喻至微也陛下聖
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忉忉之情謹拜表以聞魏之伐蜀
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
百姓未服今又遠征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
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
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
布其恩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
故淮南三叛腹心不擾三省曰三叛謂王凌母丘儉諸
葛誕也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
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
武民勞卒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意彼之吳以鍾離牧
得志我之憂矣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為武陵太守亂乃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
夷進攻西陽集覽西陽郡名古蠻荆地繁飢之後即長陽也
今辰州是圖經云在辰水酉水之地因名焉郡中震懼

漢後主禪炎興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廿五

益州見周
安王十五
年蜀

鄧艾乘勝
取吳先聲
而後實者
三省曰漢
初李左車
以是說韓
信艾祖其

甲申

魏元帝與咸熙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五

朝吏以為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
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
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
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凡千餘人純等散
走五溪魏救益州復半租五年其民終綱目凡再書是
皆平年隋文帝開皇九年魏以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日增

艾邑二萬戶增會邑
萬戶賞平蜀之功也

魏咸熙元年

吳主孫皓

春正月魏以檻車徵

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鄧艾在成都

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
以乘吳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
不可使用宜留龍右及蜀兵莫鹽興冶三省曰蜀有鹽
井朱提出銀嚴道邛都出銅武陽南安臨邛沔陽皆出
鐵漢置鹽官鐵官艾欲後共利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
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

說以言於
晉公司馬
昭既受封
錫遂書其
爵

鍾會反

陶朱泛舟
詳見史記
越王句踐

三省注自
漢以來丞

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常須報不宜輒行艾曰元惡既
服承制拜假集覽除官曰拜仲馬曰假者權攝之義謂
弗常置也以安初附謂合權宜若待命往復延引日月
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
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
不求名退不避罪三省曰孫子云將之至任不可不察

也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實也
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

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算
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

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集覽春秋越大夫范蠡以
越欲伐吳蠡諫不聽後越竟滅吳蠡懼誅乃乘扁舟浮

于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後之陶號為朱公徐
廣曰陶邑名也濟陰定陶縣是今東平府平陰縣東三

十五里有陶山陶山南五里朱公冢存焉會曰君言遠
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

矣由是情好歡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白艾有反
狀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文章表皆易其言令悖傲至

是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又遣
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魏主幸長安令山濤

魏元帝與咸熙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十六

相有東西

曹掾屬

作爲也惡

不善也作

惡作亂也

所爲不善

也

賈護軍賈

充也時爲

中護軍了

辦也決也

不可得距

軍遣之收

艾是以職

分便之故

不可得而

吳主孫皓元興元年

爲行軍司馬鎮鄴初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

昭曰三省曰昭夫人王氏肅之女也生晉武帝齊王攸

後謚文明皇后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

大任及將伐漢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無任魏制凡遣

將師皆雷其家以爲質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

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

人心預怯則智勇並竭疆使之適所以爲敵禽耳惟會

意與人同今遣伐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

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廿六

子

將鑑詩曰

鄧艾功名

有兩端才

優器劣自

摧殘西川

主禪降何

易北地王

謀死卽安

僭逼生嫌

車入檻擅

魏元帝咸熙元年

子置之於檻車諸將圖於劫艾整仗趣瓊營瓊輕出迎

之爲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會至成都送

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禽遂決意謀反欲使善

維爲前驅自將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

從水道浮渭入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

天下可定也會得昭書云恐艾或不就徵吾自將屯長

安相見在邊會驚曰但取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太

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就退保蜀

漢不失作劉備也嘗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廿七

倍步項切

御下以正
謂激田續
使報鄧艾
而行其私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去聲

掩骼埋胔
見記月令

吳主孫皓元興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廿七

記也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倍數千欲悉呼外兵倍
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
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斬
會及維死喪狼籍權分部諸將數日乃定艾本營將士
追出艾於檻車迎還權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
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西斬之艾之入江油也
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是權謂曰可以報江油
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
各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
責乎權聞之不候駕而謝預艾餘子在洛陽者悉被誅
為晉武帝故孫灼張本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昭召
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
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
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藏哉今
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
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會
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
非持以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為參
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
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

發明聲艾
會滅正統
之罪詳且
切矣

世史正綱
書魏司馬
昭自為晉

考證當加
自字於進
爵之上

爵為王

魏詔晉公昭進爵

王追命其父懿為宣王元師為景

三月魏晉公昭進

魏元帝與咸熙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廿八

怨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發明
春秋滅國雖不一然皆未嘗予之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書滅譚以惡齊人強暴不義之罪書奔莒以責譚子不
死于位之失至於齊人滅遂楚人滅黃滅江之類皆止
之善詞上下之罪而不書見滅者之由先儒謂滅者亡國
得有其臣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
莫之忍為也劉禪庸愚不能死國貪生苟免固可深責
鍾鄧臣事弒逆之人吞滅蜀漢以成晉篡有功於昭大
矣其如漢祀何哉思昔昭烈君臣間關隴蜀仗義討賊
不幸天不祚漢逆賊連誅其子承襲一方少延赤帝子
之祀鍾鄧設謀動眾戕民鋒鏑之下自謂不世之功未
及受賞皆赤其族綱目據事直書而理自見會以反誅
固無可言艾本無罪而亦不免然後知天道昭昭特假
手誅夷以償滅漢之罪爾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
民歸心焉後之謀欲滅人家國者可以觀矣書法書襲
艾殺之何艾無罪也故將士追艾迎三月魏晉公昭進
還不書後以鄧艾孫朗為郎中則書

相王尊重何侯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
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君子愛
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顯拜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
知君見顧之重也（發明）此何不書昭自進爵為王昭
躬行弒逆凡在言者殺無赦人得而誅之魏朝諸臣如
王祥何曾輩拱手事賊又從而加以王爵恬不知恥故
書法如此以見昭弒逆之後雍容爵位雖篡勢已成亦
如平居無事褒進大臣然者所以著魏朝臣子黨賊之
罪爾不然綱目豈予之哉（書法）進爵為王何自進也魏
公操嘗書之矣於是書晉公昭司馬氏之篡曹氏教之
也及復之理可畏哉綱目於曹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
馬書辭多同所以垂萬世戒也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
公禪舉家遷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祕書令卻正及殿
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
禪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漢建寧太守霍弋（三省曰
建寧漢益州郡也蜀後主建興元年改建寧郡治味縣
聞成都守素服六臨三日諸將勸弋速降弋曰道路
隔塞未詳王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
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
論遲速邪及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

蜀志

問

安樂見新
奔更始元

官適三省曰宜當
也適亦當也禪初
洛見魏君臣其社
各有所當嗚呼使
正東帶立於朝上
而擯贊漢主下而
占首客言事事合

宜而無闕失豈非
人臣之至願哉
蜀故三省曰蜀樂
也如巴渝舞之類
也技与伎同

西悲詳見
詩幽風東
山篇

三省汪都
亭永安郡
之都亭也

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集覽）三謂君親師也惟難所在
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
貳晉王昭善之委以本任封禪為安樂公晉志安樂屬
燕國他日與宴為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
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
能輔之及全况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
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
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
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夏五月魏復五等
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爵晉王昭奏復五等爵封秋七月魏以羅憲為陵江將
騎督以上六百餘人
軍初漢使羅憲守永安及漢敗憲得其主手救乃帥所
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土外託救援內
欲襲憲憲曰吳不恤我難而背盟微利不義甚矣乃繕
甲誓衆厲以節義遣使告急於魏吳人來攻與戰大破
之吳主怒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增其圍憲被攻凡六
月救援不到或說憲棄城走憲曰吾為城主百姓所仰
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魏遣荆
州刺史胡烈攻西陵以救之吳師遂退晉王昭使仍舊

魏元帝與成熙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廿九

遯鳥賄切

殂音勑

羣讀如彎見
三省又鳥關
切見五音篇
海
世史正綱
書吳主休
卒鳥程侯
皓立是為
後主

世史正綱
書魏咸熙
二年十月
月晉司馬
炎泰始元
年

酉乙

吳主孫皓元興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廿九

任加號將軍封亭侯三省曰羅憲守永安。姓譜羅本顯
 項未胤受封於羅國。今房州也。為楚所滅。子孫以為氏。
 譙周巴記曰。漢獻帝初平六年。益州司馬趙建議。分
 巴郡諸縣。漢安以下。為永安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安
 為巴東郡。治魚復縣。蜀先主
 章武二年。改魚復曰永安。
 魏使荀顛定禮儀。賈充正
 法律。裴秀議官制。從晉王昭之請也。發明充自弒逆之
 於此。吳主休殂。鳥程侯皓立。呼濮陽興入。令子羣出拜
 者乎。吳主休殂。鳥程侯皓立。呼濮陽興入。令子羣出拜
 把興臂指託之而卒。諡曰景帝。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
 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為鳥程令。與鳥程侯皓相善。插
 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
 言於興。及左將軍張布與布說。宋太后欲立皓。右曰。我
 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遂
 迎立之。吳主貶朱太后為景皇后。三省曰。昭其號從夫
 而自父其父。母其母。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
 太后。書法前書。吳主權卒。尊漢也。於是漢亡矣。故休得
 書。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副相國。冬十月立。

立

為晉世子

初晉王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彼。以彼繼景

昭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百年後。大業宜

歸彼。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羊琇又教以宜察時。正所

宜損益。豫記以備訪問。昭欲以彼為世子。山濤曰。廢長

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

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

炎為世子。為晉武帝不能容齊王。彼張本。書法操書以

其子丕為丞相副。此書以其子炎副相。十一月。吳殺其

國書辭若一。其示人反復之理深切矣。

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

吳主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

無妻者。苑中禽獸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

志。羸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與張布。竊

悔之。或諧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執之。徙於廣州。

道殺之。夷三族。書法與布小人也。書爵書殺何。殺不以

其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魏罷屯田官

其罪。一以殺書之。懲枉濫正刑罰也。

魏咸熙二年。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年。夏五月。

魏元帝與咸熙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三十

曰不書晉武帝而書名者何用溫君例也與弒父之罪同科魏司馬昭死其子炎嗣為晉王冬十二月魏司馬炎篡位國號晉是為武帝廢魏主為陳雷王是歲魏歷五主四

魏晉昭號其妃曰世子曰太子謂妃也其者何其所

七月吳主殺景后及其二子○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諡昭為文王冬吳遷都武昌從西陵督步十二月晉

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雷王魏主禪位於

城太傅司馬字拜辭流涕歎歎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位奉魏主為陳雷王即

宮于鄴魏氏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景王文王為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三省曰魏元帝時

世歷四十六年亡集覽金墉城在河南郡洛陽故城西北角三國晉大封宗室晉封叔祖父字為安平王太宰

曹丕所築晉大封宗室都督中外諸軍事叔父由東莞王弟攸齊王其餘封拜有差由宣帝之子也晉主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

十六年而

賀音致

以仁儉為

奇父允誅

事見高貴

鄭公正元

紉亦作紉

傳玄論士

自

選國中長吏齊王獨不敢皆上請馮智舒曰安平縣名屬北海郡東漢改東安平縣屬淄川國朝陞為安平

國後廢之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十里集覽東莞郡名本漢琅邪國後魏置北徐州唐改沂州今沂州沂水

縣古東莞晉除漢魏宗室禁錮罷將吏質任時晉主

在益都路後魏置北徐州唐改沂州今沂州沂水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太常

許奇父允受誅不宜接近左右晉主乃述名之夙望稱奇

之才擢為祠部郎有司言御牛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

之集覽矯正其曲也紉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以青絲

為之記祭統迎牲君執紉注紉所晉以傳玄皇甫陶為

以牽牲也禮封人凡祭祀置其紉晉初置諫官以傳玄皇甫陶為之諫官來有諫大夫鄭昌所謂官以諫為名者也東漢有

切並直忍

攝整也

丙戌

王幼學注
王興也太
元經曰五
行用事者
世史正綱
書吳甘露
二年八月
以後寶鼎
元在

吳主孫皓甘露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卅一

敢有言晉主嘉納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明年又
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奏已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
得隱情書法自靈帝之篇書殺諫議大夫劉陶及是八
十餘年諫官無書者於是書傳玄皇甫陶嘉得人也晉
之初政可謂知所先後矣諫官終晉世一書而已是年
外此則趙書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晉元帝大興三年
征西將軍司馬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儁儁
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序司馬氏之世為下立廟張本
至是即用魏廟祭征西府晉除郊祀五帝座羣臣奏五
君以下并景帝為七室晉除郊祀五帝座帝即天帝
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
從之晉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大
事記曰以禋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鄭玄以為天皇大帝
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北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
神也鄭玄以為青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
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
顯慶一年許敬宗等議曰六天出於緯書南郊圓丘一
也而玄以為二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為祭太

王幼學注
王興也太
元經曰五
行用事者
世史正綱
書吳甘露
二年八月
以後寶鼎
元在

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而玄謂周祭感帝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謬論也
由是盡黜玄說宋祁曰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周頌我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牛維羊維
天其右之孝經言配天而后言上帝詩當言上帝右而
云天右是為上帝上帝為天互文以見義近孫奭建
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王皇后
辟天王天子皇帝臣民曰陛下曰太官曰上各隨德義
而稱天帝之神曰王五時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
號昊天者以其元氣魁然乘五行王氣普臨萬物因時
顯功人強以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
為玄天耳書法書予之也始郊見為譏漢文帝十
五年則除之者為美矣終復復之何惑哉已酉年
吳遣使如晉弔祭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馮智舒曰弋

陽漢之國名治定城縣三國魏收為郡後廢之故城在
汝寧府城東三百里光州境內吳主以問羣臣鎮西大
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
欲蓄力以候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徵幸求勝未見其利
晉武帝皇炎泰始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卅二

衰經見漢
獻帝建安
九年

以日易月
見漢文帝
後七年遺
詔內

並千餘切

孔子答宰
賈論語陽

將順其美
詳見孝經

瑋秦昔切
土薄也
三省注童
三流供給

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吳殺其散騎常侍王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頰指吳主不悅萬或陳聲從而譖之後吳夏六月晦日食○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

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除復服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琇奏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三省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言雖以天子之貴亦得以遂其孝思為三年之服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祐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群臣請易服復膳詔口每念不得終直經之禮集覽直麻之有子者也喪服小記注直者黼也心如斬斫貌若蒼直所以練裳經杖俱備直色以為沈痛況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言我本是儒生家傳禮來父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臣所天者君

通鑑綱目集說 卅三

子所天者父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不能將順其美惜哉書法朝陵非古也吳以陸凱萬或為左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已羣臣莫敢舉目凱曰君臣主乃聽凱視吳主居武昌揚州民汴流供給甚苦之省曰吳武昌屬荊州而丹陽宣城毗陵吳興會稽東陽新都臨海建安豫章臨川鄱陽廬陵皆屬揚州故苦於西上汴流以供給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險峻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無一年之蓄禮記王制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晉武帝皇帝泰始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卅三

而為是謠也

元帝吳孫權也

山陽見漢景帝中元六年吳還都建業

吳主孫皓寶鼎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卅三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况無一年之蓄乎。集覽。露根之漸。露。暴露也。根。本也。國以民為本。謂國無蓄積。則民漸至流離。雖暴露也。北史。陸凱傳曰。民者國之根。誠宜重其食。愛其命。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率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冬。

十月朔日食。十一月晉并圓方丘之祀於南北郊。嘗

為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為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立方澤之外。魏景初元年。始營洛陽。南委栗山為圓丘。以冬至祭皇皇帝天於圓丘。夏至祭皇皇后地於方丘。而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今晉罷山陽督軍。除其禁制。三。省曰。魏奉漢獻帝為山陽公。國於衛之。至晉時。帝孫康嗣立。人心去。去。漢久矣。故罷其衛兵。除其禁制。十二月。吳還都建業。

前

吳

鼓与絞同

料平聲亦作聊

亥丁

疎柯開切

吳

吳主還建業。使后父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朝士以牧尊戚。推令諫諍。滕后之寵。由是漸衰。遷牧蒼梧。以憂死。后不復進見。諸姬佩皇后璽。絞者甚眾。集覽。璽。絞。前書。諸侯王表。奉上璽。絞。也。所以繫璽。又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共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簡閱不中。乃得出嫁。

晉寶鼎三年春正月。立子衷為太子。世

每立太子。必有赦。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傳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傳。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禮。為惠帝亡。晉張本。三省曰。立太子。必有赦。高帝為漢王。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太子。賜民爵。宣帝立太子。大赦天下。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光武立太子。赦天下。其後立太子。陽。及明。章。立太子。皆不赦。魏文明。然。晉殺其故立進令。病篤。後立太子。尋踐。昨有赦。故革之。劉友。集覽。立進。縣。劉友。司隸校尉李熹。劾奏。故立進。令。劉友。集覽。立進。縣。武。疎。各占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邪佞。

晉武皇帝泰始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卅四

邦之司直
詳見詩鄭
風羔棗篇
司主也直
順也

捷為見漢
武帝元光
五年

洗與先通
音蘇典切

葦音肉

之司直矣。其申敕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過也。司馬公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褻李熹，其於刑賞兩失之矣。使熹言是則濤不可赦，非則熹不足褻。喪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書法友占官田罪也。以無罪書殺何譏偏也。於是李熹奏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田以為非罪，則皆無罪也。而獨殺友是殺無罪也。故以殺書之。

晉徵捷為李密不至
密為太子洗馬

集覽洗馬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洗馬職如謁者太子出當直者在前導威儀也。國語曰：勾踐親為夫差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君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才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葦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及蜀亡歸音矣

九思

沐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以密就奉則祖母無人主供養之事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東宮官稱職此謁者太子出則當直前祛導威儀猶言洗馬也。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謂死不報也。臣且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蜀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月有祖母劉氏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言微志庶劉媿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夏六月吳作昭明宮。吳主作昭明宮。後遷漢中太守。夏六月吳作昭明宮。吳主作昭明宮。晉武帝皇帝泰始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卅五。

既都甘切
又擔石見
漢桓帝延
熹五年

索頭見漢
後主景耀
四年

充昭作律
有愧明刑

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費
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今倉庫空
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三省曰自洛
進師而造江濱自蜀下兵而臨荆楚皆東向也乃舍此
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之變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
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民
貧俗奢轉相倣效兵民之家內無觥石之儲而支出有綾
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
富給庸可得秋九月晉增吏俸○晉禁星氣讖緯之學
乎皆不聽

三省曰星氣星為星者氣望氣者東漢以來有讖緯之
學書法星氣讖緯曲學也自光武宣布圖讖而東漢圖
讖之習盛至是禁之晉主可謂知所取舍矣書予之
也書禁圖讖始此終綱目書禁圖讖四是年孝武帝寧
康三年齊乙丑年魏晉遺索頭質子歸國

○寶鼎三年春正月晉律令成賈充等上所
主親自臨講中書侍郎張華請抄死罪條目懸以示民
從之書法凡書成以辭也自魏書使賈充正律令至是

前九子

是

雖逃誅夷
遺臭萬世

司馬昭賈
充成濟弒
主事見漢
帝禪景耀
三年

考異提要
無詔字

考異按崩葬
例曰僭國之
君稱帝曰某
主姓某卒后
夫人因事而
見者曰某號
某氏卒無統
之君稱帝者
曰某主某殂
其后夫人如
僭國例則此
當書晉太后

而成五年矣綱目法律書成三年齊
辛酉年魏新律成齊辛未年律書成
不果行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
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
其意有京房之遺風漢元帝時京房奏考功課吏法其
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
豈若申唐堯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
所統三省曰達官顯官也居一官之長其事得專達於上歲第
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
超擢六劣者廢免六優謂六載俱優六劣謂六載俱劣
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閒所對不鈞品
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
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
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
事竟不行

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
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
晉武帝泰始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卅六

王氏卒。傳錄
誤作耳。是
後泰始十年。
書晉后楊氏
亦誤。凡南
北五代書太
后。書后。歿
並當作卒。今
不能悉見。

揚州見秦
二世二年
廣陵

吳主孫皓寶鼎三年

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
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
以終。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祥卒。門無雜帟。之賓。其族
三年。不在能言之流。及閒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
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閒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
其言乎。世史正綱曰。祥仕魏。累遷太常。封萬歲亭侯。魏
主臨幸。大學命祥為三老。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
北面乞言。其受魏之禮。荷魏之恩。不為不至。一旦乃甘
心。臣於異姓。向者所乞之言。所謂明王聖帝。君臣政秋
化之要。果安在哉。三省曰。祥孝有餘。而忠不足。惜哉。
七月。眾星西流。如雨而隕。○九月。晉大水。兗。豫。四州大
水。青州。取土居少。陽其色青。為名。徐州。取舒緩之義。兗
端也。信也。又曰。取兗水以名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
氣。性理。晉揚州都督石苞罷。晉大司馬揚州都督石苞
安舒也。王琬惡之。密表苞與吳通。晉主遣義陽王望帥大軍徵
之。苞掾孫鏢在許昌。聞之。或勸鏢無與於禍。鏢馳詣壽
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晉
主復聞之意。解苞以公還家。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卅六

五已

秦州刺史

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雍涼之間。民
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乃分雍涼梁州置

秦州。以烈素著名西方。故使鎮撫之。立瀆曰。鮮卑五胡
之一。亂華始此。大事記曰。胡夷獸心。鮮卑最甚。鄧艾苟取
一時之利。使鮮卑數萬散於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胡烈素有恩
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宜消彌然獸心。難保。恐胡虜東入
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
則惡胡有窟穴。浮游之地。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
西州都尉募樂徒民充之。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二郡
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烈得專禦邊之宜。又注雍州
統都國七。京兆。宋京。北府。華州。之地。馮翊。同耀。華。丹。四
州。河中府之地。扶風。鳳翔。京兆。二府。隴。耀。醴。三州之地。
安定。涇。渭。邠。原。四州。懷德。鎮。京。兆。二府。隴。耀。醴。三州之地。
坊。二州之地。始平。京。兆。鳳。翔。二府。醴。州。之。地。新。平。鳳。翔。
府。邠。州。之。地。西。平。涼。州。之。地。新。平。鳳。翔。
州。之。地。西。平。涼。州。之。地。新。平。鳳。翔。
液。甘。州。之。地。西。平。涼。州。之。地。新。平。鳳。翔。
州。之。地。西。平。涼。州。之。地。新。平。鳳。翔。
州。之。地。西。平。涼。州。之。地。新。平。鳳。翔。

秦州刺史

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雍涼之間。民
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乃分雍涼梁州置

秦州刺史
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雍涼之間。民
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乃分雍涼梁州置
秦州。以烈素著名西方。故使鎮撫之。立瀆曰。鮮卑五胡
之一。亂華始此。大事記曰。胡夷獸心。鮮卑最甚。鄧艾苟取
一時之利。使鮮卑數萬散於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胡烈素有恩
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宜消彌然獸心。難保。恐胡虜東入
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
則惡胡有窟穴。浮游之地。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
西州都尉募樂徒民充之。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二郡
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烈得專禦邊之宜。又注雍州
統都國七。京兆。宋京。北府。華州。之地。馮翊。同耀。華。丹。四
州。河中府之地。扶風。鳳翔。京兆。二府。隴。耀。醴。三州之地。
安定。涇。渭。邠。原。四州。懷德。鎮。京。兆。二府。隴。耀。醴。三州之地。
坊。二州之地。始平。京。兆。鳳。翔。二府。醴。州。之。地。新。平。鳳。翔。
府。邠。州。之。地。西。平。涼。州。之。地。新。平。鳳。翔。
州。之。地。西。平。涼。州。之。地。新。平。鳳。翔。
液。甘。州。之。地。西。平。涼。州。之。地。新。平。鳳。翔。
州。之。地。西。平。涼。州。之。地。新。平。鳳。翔。
州。之。地。西。平。涼。州。之。地。新。平。鳳。翔。

晉武帝泰始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卅七

青州見新
莽地皇二
年
徐州見秦
始皇二十
八年彭城
兖州見漢
安帝末初
二年
荆州見新
莽天鳳四
年

統八。漢中。宋興元府。洋州之地。梓潼。隆慶。潼川。二府。綿
利。閬。巴。四州。大安軍之地。廣漢。遂寧。潼州。二府。漢。晉。二
州之地。新都。成都府。漢。彭。二州。懷安軍之地。涪陵。涪。思
黔。三州之地。巴。重慶府。合。忠。普。昌。方。涪。六州。南。平。廣。安
梁山。三軍之地。巴。東。夔。方。開。施。忠。五州。梁山軍之地。秦。州
廣安軍之地。巴。東。夔。方。開。施。忠。五州。梁山軍之地。秦。州
統郡。六。隴。西。宋。熙。蘭。鞏。西。和。四州之地。南安。鞏。州之地
天水。秦。西。和。二州。天水軍之地。略。陽。秦。西。和。二州之地
武。都。同。慶。府。鳳。階。沔。西。和。四州之地。秦。西。和。二州之地
州之地。陰。平。文。龍。州之地。和。四州之地。秦。西。和。二州之地
大。水。矣。於是。復。大。水。而。連。數。州。焉。變。異。可。謂。頻。矣。綱。目
書。大。水。六。十。三。連。數。州。郡。者。十。有。一。是。年。太。康。四。年。惠
帝。元。康。五。年。八。年。隋。煬。帝。人。業。七。年。唐。太。宗。貞。觀。七。年。
八。年。中。宗。神。龍。元。年。德。宗。貞。元。八。年。宣。宗。太。中。十。二。年。
懿。宗。咸。通。十。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州。七

襄陽東莞王佑都督徐州軍事使祐都督荆州鎮
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
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
年乃有十年之積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

通鑑綱目集說第
十六卷

子瞻臨難
死義事見
魏主奐景
元四年

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集覽）鈴閣都督閣內置鈴架以
警防不虞大事記曰荆州統郡國二十二（江夏宋德安
府隨郢復三州信陽漢陽荊門二軍之地（南郡江陵府
復州荆門軍之地襄陽襄陽府峽州荆門軍之地（順陽
鄧均二州光化軍之地義陽襄陽府均房二州之地（魏興金陽
棗陽二軍之地（新城襄陽府均房二州之地）建平歸施夔三州
均三州之地（上庸房均金三州之地）南平江陵府豐岳
大寧監之地（宜都峽歸施三州之地）南平江陵府豐岳
二州之地（武陵常德府辰沅靖豐四州之地）天門豐州
之地（長沙潭岳鄂三州之地）衡陽寶慶常德二府衡潭
二州之地（湘東潭衡二州之地）零陵靜江府永道全三
州之地（邵陵寶慶府靖州武岡軍之地）桂陽柳衡二州
桂陽軍之地（武昌鄂江二州興國軍之地）桂陽柳衡二州
哀吉二州臨江軍之地（南陽國鄧唐汝三州之地）晉錄
用故漢名臣子孫濟陰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
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
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息著
募沒入奚官（三省曰）息子也著與募二子之名少府有
奚官令凡男女沒入官者屬焉魏以來鄴都又有奚官
晉武帝泰始五年通鑑綱目集說第
十六卷

通鑑綱目集說第
十六卷

傅僉父子
死於其主
事見漢昭
烈章武二
年

指事不飾
三省曰皆
指實事不
為文飾也

寅庚

陸抗論時

三省曰繼
私列切係
也

鄭音弱

考異此當
書擊誤作

鮮卑見漢
光武建武
二十五年

督宜免為庶人。又以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雅
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
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言其意望不
求聞達於當時也。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
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書法故漢名臣何。葛秋九
傳之儔也。錄其子孫。晉於是能勸善矣。故書予之。秋九

月有星孛于紫宮。冬十月。吳左丞相陸凱卒。嘗為大

帝給使。自表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為都尉。典知酷糴
遂專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眾事。凱面青之曰。卿見前
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宜自改厲
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
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
所欲言。凱陳定不可用。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亦不可
聽。奚熙。小吏姓名。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
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
願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且
聞何定之諧。徙其家建安。三省曰。銜。怒蓄而不發為銜。

晉泰始六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

庚

樂鄉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德均則眾者勝寡。力

於漢也。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

內無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徒以長江峻

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所先也。臣每念

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

時宜。十七條。吳主不納。何定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直

縑數十匹。縷繼直錢一萬。以捕兔供廚。吳主以為忠。賜

爵列侯。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

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
從。三省曰。樂鄉城在南平郡彝陵縣。江水逕其北。江水
又東。逕公安縣北。宋白曰。樂鄉者。春秋鄰國之地。其城
陸抗所築。在松滋縣界。晉地理志。信陵縣屬建平郡。沈
約曰。疑是吳立水經注曰。江水自夔城而東。逕信陵縣
南。又東。過夷陵縣南。夷陵。即西陵也。樂鄉城在今江陵
府松滋縣東。樂鄉城北。江中有沙磧。對岸踏淺。可渡。江
津要害。六月。晉胡烈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敗死。立濟曰。
之地也。鮮卑俗稱婢曰秃髮。其先乃婢。因以為氏。史
之先集覽。鮮卑在孕。母相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
曰。其先壽闡之在孕。母相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

俗謂被為禿髮後因而氏焉樹機能名也壽闐之孫

卯辛

走出塞大事記曰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為

於扶羅將兵助漢平黃巾雷漢自立為單于寇太原河

東屯于河內於扶羅死弟乎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

左賢王即淵之父曹操分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

餘部帥皆以劉氏為據此匈奴自謂漢已冒劉姓曹操

居五部於并州與中國雜居自謂漢耶晉豫州刺史石

氏外孫因改劉氏豈載記有未足據耶晉豫州刺史石

鑒有罪免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

終身不用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至而還吳人刁玄許增

得復用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三省曰刁玄許增

乃還漢書貨殖傳有刁開江表傳曰玄使蜀得司馬徽論運

後也命歷數事因詐增其文以証吳人吳主信之大舉兵出

後以北華里陳濟以華里在建業西載太后及後宮數千人西上

舉兵下書遊華里則吳主以兵為戲蓋可知矣不亡得

乎書法遊未有書大舉兵者書大舉兵何譏勞人也漢

明帝之篇書帝如河內不至而還美從善也此書不至

而還其美之歟危之也於是大雪兵士寒凍殆死皆曰

遇敵便當倒戈吳主乃還綱目遊幸書不至書不果皆

美也惟此為危辭終綱目遊幸書不至二漢明帝夏四

永平四年是年書不果行一唐高宗總章二年

月晉涼州胡叛刺史牽弘討之敗死初大司馬陳騫言

弘皆勇而無謀疆於自用非綏邊之才也將為國恥晉

主以為騫與弘不協而毀之不信也至是烈既敗死弘

討叛胡胡與樹機能攻弘殺之征秋七月吳復取交趾

吳三攻交趾皆敗沒至是遣陶璜李勗等擊取之九真

日南皆降以璜為交趾牧璜討降夷獠州境皆平集覽

晉武帝皇帝泰始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四十一

三省注得
猶言如

豫州見漢
景帝三年
汝南

涼州見漢
成帝永始
二年

考異此亦
誤書討與
上討鮮卑

獠亦作獠
並音老見
上聲

華里

前九

前

并州見秦
莊襄王二
年太原

辰壬

沈都感切

三省曰五可
種賢一也多
子二也美三
也長四也白
五也五不可
可以類推
安平縣名前
漢屬涿郡後
漢屬安平國
晉屬博陵郡

東園秘器
見漢哀帝
建平四年

吳主孫皓建衡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四十

夷獠西南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劉猛寇晉并州事

記曰并州統郡國六太原宋太原府遼汾二州之地西

河平陽府汾石二州晉寧威勝二軍之地上黨隆德平

陽二府遼澤二海平定軍之地鴈門代雲朔三州之地

新興忻憲嵐代豐六州岢嵐寧化火山保德四軍之地

樂平太原府遼晉安樂公劉禪卒諡曰思大事記曰禪

州平定軍之地徒能委國於晉魏不

能許身於效死其入地。上有愧於先父之靈。下有愧於

子諶之諫。貪生免死於八年。何補於世後之為人子有

國有家者尚鑒茲哉(書法)書卒

何予存厚也。於是漢亡八年矣

○晉鳳凰元年春正月匈奴殺劉猛降晉○二

月晉太子衷納妃賈氏初侍中尚書令賈充自文帝時

力故益有寵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荀顛侍中裴楷以方今

校尉馮紇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晉主問侍中裴楷以方今

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

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

前九

示人以私侍中任愷河南尹庾純皆與充不協會樹機

能亂秦雍晉主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

鎮撫之晉主曰誰可者愷及純因薦充使督秦涼諸軍充

患之問計於勗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

可不辭而自留矣晉主曰欲為太子娶衛瓘女充妻郭槐

賈公賈充後左右使后說納其子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

賈充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

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至是勗又與顛統皆稱充

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為賈氏亂

而畏之發明太子納妃罕書而此書之者所以志亡晉

之本又且逆賊之女也書法太子納妃不書此其書何

志亂始也終綱目書太子納妃三晉太宰安平王孚卒

晉賈如宋江氏周楊氏皆有故也

字性忠慎懿昔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

謀及晉主即位恩禮尤重先會詔孚乘輿上殿晉主於

詐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孚雖見尊寵常

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

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衣以時服敏

晉武皇帝泰始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四一

三省曰讜
多曩切善
言也

廣漢見漢
武帝元鼎
六年

舟艦見漢
獻帝建安
十三年闕
輒專也
樓櫓見漢
獻帝興平
二年
槽亦作櫓
建平見周
赧王十六
年

吳主孫皓鳳凰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四一

不施用。一晉散騎常侍鄭徽以罪免。甫陶論事。三省曰：居茂陵。改父為甫。陶爭辯不已。徽請罪之。晉主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可免其官。書法於是。皇甫陶論事。爭辨不已。徽請罪之。帝以徽越職妄奏。免其官。綱目特書以罪免。所夏晉益州刺史廣漢太守王

濟討平之以濟為益州刺史。時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在汶山郡。案汶山今茂州是。屬成都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三省曰：益州。流蜀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

騫。祥。朔。晉志曰：益之為言。阨。言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名焉。從事何旅諫曰：胡夷相殘。未為大患。

盛夏出軍。必有疾疫。不聽。牙門張弘作亂。殺晏。兵曹從事楊倉勒兵戰死。弘遂誣晏欲反。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

方王。居母喪。聞之。詣洛。證晏不反。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王。濟曰：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

制益州之衿。領廣漢。漢郡治雒。泰始二年。分新都郡治雒。而廣漢郡治廣漢。縣與成都相近。衿。頰。衿衣系。頰衣

衣。要。繪。著。項。額。處。也。正。防。今。日。之。變。宜。即。時。赴。討。不。可。失。也。濟欲先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

何請之。有濟乃發兵討弘。斬之。詔以濟為益州刺史。初濟為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或曰：濟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祜曰：濟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濟至益

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俄遷大司農。時晉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畱濟。加龍驤將軍。監

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曰：屯兵五

六百萬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

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濟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

不得止。濟從之。令攀典造。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

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

來。時作船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姓譜。吾。本

已姓。夏。昆。吳。氏。之後。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

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

路。濟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張敷。收濟從

而便。收從事。敷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便

虎符見周
七年兵符

考異謹按
凡例親戚

書其屬此
太子妃父
充為司空

西陵見周
七年夷陵

市即步騰
故城所居

別築城故
曰故市

書反。胡夷自相殘賊。而欲盛夏出軍討之。召鬻啓禍。故以州書之。若不書矯。賊主將人得誅之。何請之有。秋七

月。晉以賈充為司空。充與侍中任愷皆為晉主所寵任。有朋黨。晉主召充愷宴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拜謝。既而以晉主所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出為吏部尚書。而與

荀勗。馮統共譖之。愷由是得罪。發於家。九月。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闡世在西陵。至是吳主徵之。闡自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

救之不及。遣荆州刺史楊聲迎闡。羊祜出江陵。徐胤擊

建平以救之。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

內以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眾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闡。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勢固

臣

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

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眾

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

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

動。其患不可量也。乃帥眾赴西陵。二省曰。南山。謂江南

諸山。群夷所依。阻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過水以絕寇

叛。今江陵有三海。八櫃。引諸湖及沮漳之水。注之。彌漫

數百里。即作堰之故智也。祜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

堰。以通步軍。抗聞。即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

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俞贊。姓譜。俞。古善醫。俞

附之。後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

不宜上自
樂鄉而西
赴西陵為
上圍對之
憑長圍以
憑之則彼
對客我為
為主

三省注兇
許拱切恐
懼聲擬待
鼎切拔也
挺走拔身
而走也

樂鄉見上
泰始六年
三省注庚
子歲其後

吳亡皓入洛陽歲在庚子祐德信

不榮坊工... 宜職西... 土而西... 自西

王衍敗風 三省曰王 衍字夷甫

吳主孫皓鳳凰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四三

有高士尚子平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 德政專為兼併之計... 每交兵刻日方戰... 輒飲以醇酒... 送絹償之每遊獵... 傷者皆送還之... 計者祐也... 乘故為是耳... 境使命常通抗遺... 羊叔子哉... 任大責重也... 之念祐遺抗酒... 孰知事變之來... 左右不陰中... 義相交也... 况抗祐之小... 饋藥之時即令...

前六

東之

之道得矣惜幸兩無恙也... 其邊戍曰彼專為德... 界而已無求細利... 以無信義況大國... 傷也吳主用諸將... 罪而殷湯用師紂... 之罪曰有夏多罪... 黜陟慎刑賞訓諸... 窮兵黷武動費萬... 矣爭帝王之資而... 權利注苟昧貪也... 之良策也昔齊魯... 獲不補所喪哉吳... 統之徒皆惡之從... 之衍拂衣去祐顧... 然敗俗傷化必此... 王衍說國亡身張... 戎之從弟也故皆... 無德書法書晉救... 不及何嘉抗也抗...

晉武皇帝泰始八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四四

高貴鄉公
事見漢後
主景耀三

譽音余

國之興也
視民如赤
子詳見春
秋左傳魯
哀公元年
一葦可杭
詳見詩衛
風河廣篇

巴癸

吳主孫皓鳳凰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計之可謂能權矣故嘉之終綱目救書不及三晉免
年羊祜梁乙亥年王琳同上齊遣兵惟齊為譏辭
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
父老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
上表解職純亦自効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石苞
除賈充之外居公位者有五故下五府其臧否石苞
以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以為純於禮律未有違
者詔復以純為祭酒發明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充
自弒逆之賊乃以違養責庾純宜其取高貴鄉公之問
也然晉方護養姦回遂免純官既而內愧於心尋復
用之綱目所以特筆起義欲使後人推考而得之也吳
殺其丞相萬或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
也吳主之遊華里
萬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
主頗聞之因會以毒酒飲或及平不死或自殺平憂懣
而卒初或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樓玄為宮
下鎮主殿中事集覽宮下鎮官各也主殿中事玄為宮
帥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賀邵諫
曰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

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
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
是以正士摧方推其剛方庸臣苟媚人執反理之評
士以吐詭道之論遂使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非
所以保洪緒也何定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糜鹿
老弱饑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
也氣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呼嗟之聲感傷
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坐食萬
有餘人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
能守一葦可杭也願陛下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聖祖
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誣玄與邵謗訕政事
俱被詰責徒玄於交趾竟殺之發明孫皓前殺王蕃已
書于冊猶曰庶僚云耳今又以無罪殺其將相大臣列
書于此所以著其亂亡之迹也然則吳之亡也豈俟王
濬進軍而後及乎書法或平虐從而思逃不無罪矣曷
為與樓玄並書殺綱目澄源正本略或平所以罪吳主
也其為盤遊
之戒深矣

晉武皇帝泰始九年夏四月朔日食○晉以鄧艾孫
鳳凰始九年夏四月朔日食○晉以鄧艾孫

晉武皇帝泰始九年夏四月朔日食○晉以鄧艾孫

掌犢人三省
曰鄧艾本義
陽棘陽人魏
太祖破荊州
徙汝南為農
民養犢
諸葛治蜀
詳見漢後
主建興十
二年
馮唐之言
詳見漢文
帝十四年

吳主皓諡
其父和曰
文皇帝

摘與摘通
他歷切

三省曰天
人夫扶也
言扶侍於
王也

九嬪見漢
成帝建始
二年九女

朗為郎中

吳主孫皓鳳凰元年
初艾之死。人皆寃之。而無為之辨者。晉主即位。議郎段灼上疏曰。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所求。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束身就縛。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將吏愚戇。自共追艾。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未嘗與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三省曰。腹在前。背在後。謂前後皆不免於誅。謂宜聽艾歸葬。還其田宅。繼封定諡。則艾死無所恨。而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晉主善其言。而未能從也。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艾之寃。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朗為郎中。書法拜官。未有書某孫者。書鄧艾。孫何記功也。是故書用鄧艾。孫朗所以志晉武之記功。書殺桓沖。孫胤。所以志劉裕之賊善安帝。義熙三年。吳主殺其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三省曰。言祥瑞而謂之家人。筐篋中物者。蓋稱引圖律以言祥瑞之應。故謂其書為家人。筐篋中物也。昭領國史。吳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四五

吳

主欲為其父作紀。集覽。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又紀理也。絲縷有紀。而帝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網紀也。昭曰。文皇不登帝位。當為傳。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迹。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正義曰。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吳主不悅。昭求去。不聽。吳主飲羣臣酒。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為限。至昭獨以茶代。後更見疆。又酒後常使侍臣朝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發摘。謂卒發地摘其私隱。昭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積怒。遂殺之。
秋七月朔日食。○晉選公卿女備六宮。晉主詔選公卿以下。集覽。選者。為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集覽。良人。東漢皇后。紀。秦拜天下。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注。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大事記曰。胡安國春秋。狄入衛。傳嘗謂河南。劉奕曰。班固載諸王淫亂事。盡削去。可也。奕曰。如墻有茨。桑中諸篇。仲尼何以不削乎。後以問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攻於歷代。凡有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然則晉武選女之事。固五胡亂

晉武帝泰始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四六

書法。往年
選公卿女
矣。於是復
取良家女
而多至五
千人。書選
可也。書取
甚哉。

甲午

論語
五帛詳見
公十五年
左傳魯昭
詳見春秋
景王除喪
叔向不譏
篇經無逸
三年詳見
高宗服喪
周公不言
帝七年文
詳見漢制
漢帝權制
言公羊傳
省曰春秋
不以賢三
立子以長

論語
五帛詳見
公十五年
左傳魯昭
詳見春秋
景王除喪
叔向不譏
篇經無逸
三年詳見
高宗服喪
周公不言
帝七年文
詳見漢制
漢帝權制
言公羊傳
省曰春秋
不以賢三
立子以長

吳主孫皓鳳凰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華之本歟呂祖謙曰自古淫亂必召夷狄周幽衛宣以
來歷歷可數也書法書選女入宮始此綱目書采選入
宮五年是年甲午年太康二年唐太宗貞觀
十二年後唐乙酉年唯貞觀書詔為豫辭九月吳殺其
司市陳聲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聲繩之以法吳
下馮智舒曰四望山名在應天府城西北二十里西臨
大江南連石城北接獅子晉溫嶠伐蘇峻築壘於此

晉泰始十年春正月日食晉詔自今不得

以妾媵為正嫡晉主以近世多由內寵以登三月日食

晉取良家女入宮詔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餘

聞于外發明太王好色必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是孟

子為齊君言之耳晉武沈溺內慾去年方書選公卿女

不俟平吳而後見喪軀亡國各將誰歸書以為鑒耳吳

殺其章安侯奮吳民間訛言奮當為天子吳主誅之及

既

海郡三國吳因之晉末省入臨海縣秋七月晉后楊氏

故城在台州府城東一百一十五里初晉主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常密以訪后后曰

子泣而言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言有德有德也願以

備六宮晉主許之既葬晉主及羣臣除喪博士陳達議以為

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曰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

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

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

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

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子出則撫軍守則

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晉主從
之司馬公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
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
可得而勉也杜預巧飾經傳以付人情無衰麻則哀戚不
若陳逵之言實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
略而敦實也晉武帝泰始十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才資可為者格擬數人三省曰才謂其才足以任資謂
其資序當為者得詔旨所向然後顯奏之晉主所用或
晉武帝泰始十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哀音袖
哀麻見漢
獻帝建安
九年衰經
山濤河內
懷人

甄音堅又
音真
戩音箭又
上聲
秘書丞三
省曰晉制
秘書監屬
官有丞有
郎
蓼我詳見
詩小雅蓼
莪篇

蕩陰之蕩音
湯
蕩陰事見晉
惠帝末興元
年余謂蕩陰
之難君子以
嵇紹為忠於
所事可也然
未足以塞天
性之傷也
將鑑詩曰三
國惟吳景運
長將如陸抗
信非常振威
脩睦多經畫
觀釁乘機累
上章萬竈歸
心從號令一
人司命保封
疆天年不假
西陵破千古

舉首(集覽)謂非為本之首名也。漢書董仲舒傳。然為
卒首眾以濤輕重。任意為言。晉主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
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甄察也。拔擢也。後漢
爰延傳。王者賢人甄其德。注。甄。明也。書法吏部尚書未
有書者。書山濤何善其職也。書吏部尚書始此。終綱目
書以爲吏部尚書二十。山濤。蔡廓。江湛。謝莊等。蔡興宗
等。典宗再書。褚淵。何遜。王晏。郭祚。徐勉。崔亮。辛術。徐陵。
孔爽。牛弘。馬周。褚遂良。裴光庭。揚國忠。知選事。三劉祥。
導。李嶠。宋昱。兩晉所。晉以嵇紹爲秘書丞。紹康之子也。
書山濤一人而已矣。晉以嵇紹爲秘書丞。紹康之子也。
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
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初
東關之敗。文帝問寮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
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
斬之。儀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哀
側。旦夕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家貧
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
爲刈麥。哀輒棄之。遂不仕而終。司馬公曰。昔舜誅鯀。而

而

前九士

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
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
譏乎。大事記曰。司馬昭因嵇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
蕩。害時。亂教。昭遂殺康。子紹。出。事。晉。惠。帝。以。身。衛。帝。而
死。蕭方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兄弟之讎。不同國。嵇紹之
於晉室。有私讎矣。天不可離。理無容報。繼之以死。所謂
白刃可蹈也。何其過乎。若王哀痛父非命。而不仕。吳大
所謂中庸可能也。紹若地下見王哀。則愧多矣。吳大
司馬荆州牧陸抗卒。抗疾病。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
處上流。受敵二境。謂二郡之境。西距巴夔。北接魏興。上
庸。二面皆受敵也。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
他部。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父遜。昔上言
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
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今臣所統
見兵財。有數萬。羸敵日久。難以待變。臣以爲諸王幼冲。
無用兵馬。及黃門宦官。開立占募之人。乞特詔簡閱。以
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并力備禦。庶幾
無虞。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
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魴。之

英雄倍感傷

乞以西方為
屬三省曰陸
抗固知吳之
將亡特就職
分上言之耳

三省曰必不
可立故也殷
都河內周都
洛二代夾河
建都立河
橋故以為言

世史正綱書
故魏主芳卒
于晉

三省曰史
因公卒而
究言之

掠音亮
汗音寒

未乙

吳主孫皓鳳凰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四八

子處督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嘆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南山。今湖秀以南諸山也。長橋。在今常州宜興縣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受

橋。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集覽。河橋。說謂也。三省曰。富平津。水經注。孟津。又曰。富平津。杜佑曰。富平津在郟陽縣南。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

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固請為之。及橋成。炎乃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書法。書作河橋。記功也。書作橋。始此。終

綱目。書作橋。三。是年。河橋。唐玄宗開元九年。蕭津。憲宗元。和八年。晉邵陵公曹芳卒也。謚曰厲。初。芳之廢。遷金墉

此。蕃。鳥。蘭。于河內重門。今言遷金墉。蓋始廢之時。自禁中。遷于金墉。後乃居于河內也。太宰中郎陳雷范。繁。素。服。拜。送。晉

既受禪。避景帝諱。祿。周。官。各。置。太。宰。以。代。太。師。魏。因。漢。制。上。公。惟。有。太。傅。據。祭。傳。自。太。宰。從。事。中。郎。遷。太。宰。中

郎時。未置太宰。宰當作傅。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陽。發。見。於。外。陰。蔽。伏。於。中。凡。人。之。作。事。外。為。是。形。而。內

無其實者。皆陽為之。外若無所營。而內潛經畫。皆陰為之。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

者。則色不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子喬等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

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繁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書法。於是邵陵廢。二十一年矣。及晉始。卒

魏之俗。猶近厚。吳比三年大疫。有書比。三年者。二年大疫。民何如哉。吳之亡決矣。

○咸寧元年春。正。吳殺其中書令賀邵。中

風不能言。吳主疑其詐。收掠千數。卒無一語。乃燒鋸。夏。六

斷其頭。徙其家於臨海。集覽。收。係累也。掠。答擊也。子沙漠

月。索頭遣子入貢於晉。索頭。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

。表。雷。之。又。密。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為。力。微。信。諧。殺

。沙漠。汗。張。本。集。覽。拓。跋。複。姓。力。微。其。名。即。北。魏。神。元。帝

。晉。武。皇。帝。咸。寧。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四。九

。四。九

也其先出自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秋七月
拓謂后為跋故以為氏至孝文帝改姓元氏
晦日食○冬晉追尊祖宗廟宣帝為高祖景帝為世宗文帝為太祖晉大

疫三省曰洛陽死者以數萬

○晉咸寧二年春晉徙河南尹夏侯和為光祿

勳晉主得疾甚劇及愈羣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死者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而忘百姓邪諸上禮者皆

絕之初文帝臨終為晉主敘淮南王陳思王事而泣集覽漢淮南厲王名長高帝少子文帝即位長以最親驕蹇被

廢處蜀嚴道邛郵不食死魏陳思王名植武帝子也文帝即位以植醉酒悖慢貶爵徙封遂發疾卒執齊王攸手以

投之其母臨終亦流涕謂晉主曰桃符性急桃符齊王攸小字而汝為兄不慈恐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

及是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充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婿親疎等耳三省曰二婿謂攸及

太子也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勗馮紇傾詣至是勗使紇說晉主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

仲前九姓

歲亦作穢

百

信前九

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鎮晉主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勳奪充兵權充自曹丕時領兵而位遇無替位職位也秋八月吳臨平湖開石印封發吳人或

主曰臨平湖自漢末歲塞馮智舒曰臨平湖在杭州府城東北六十里舊名鼎湖自漢末壅塞晉咸寧中復開

三省曰臨平湖今在臨安府仁和縣界有臨平鎮在臨安府城西四十八里集覽歲塞歲燕也荀子涂歲則

塞長老言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都尉陳訓對

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銜璧之事也銜璧古者相見之禮皆有所執以

為贊公侯伯子男執玉賈逵曰銜璧者蓋以其手縛於後不能執璧故銜之耳初吳人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

吳主因改元天冊至是或獻小石刻皇帝字又改元天璽八月歷陽長又上言歷陽山石印封發馮智舒曰歷

陽山在和州城西四十里江表傳歷陽縣有石山謂之石印俗謂當太平吳主遣使者祠之使者作高梯登

其上以朱書石還以聞吳主大喜封其山為王又改明年元曰天紀發明孫皓淫刑亂殺罪浮于桀而湖開印

言也。和也。

筭緡見漢武帝元狩四年率緡錢二千而一筭羊祐請伐吳因於行伐經歷盛衰三省曰謂吳將以盛壯之年出戍經歷營陳至於衰

老也

珧音堯

碧音略

奔夷益切

吳主孫皓天璽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五十一

發誇詡為瑞書之亦以著其狂悖不知滅亡之兆云爾
書法書譏也。吳亡。距此四年。君臣上下。以為祥焉。
下書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綱目之垂戒深矣。吳臨平
湖開而吳亡。陳臨平湖開而陳滅。率不過三四年耳。變
不虛生信哉。綱目書湖
開二是年。陳丁未年
睦詠為湘東太守。不出筭緡。吳主斬之。狗首諸郡。浚為
為收私恩。遣使梟首。睦微有所諫。冬十月。晉加羊祜征
吳主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
南大將軍。因人而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
也。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
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彊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
之為國。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
籬之限。乘勝席卷。徑王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
出。誠以力不足。以相抗也。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孫皓
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
往時。而不過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
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

水陸

俱下三省曰。王濬。唐彬。統梁益兵。荆楚之眾。進臨江陵。
平南豫州。直指夏口。胡奮為平南將軍。王戎為豫州刺
史。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
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
矣。其後平吳。皆如祐所規。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
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虐。將疑士困。平日猶懷去就
兵臨。必有應者。兼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
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
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晉主深納之。議者多有不
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為不可。祐歎曰。天下不如意事。
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言吳
可取。而不取。機會一失。經見其事者。豈不有後時之恨。
唯杜預。及中書令張華。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為車騎
與晉主意。各贊成其計。
將軍。晉主初聘后。右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
禍。晉主許之。三省曰。珧雖有此表。終不能以兔禍。竟立后。
而以駿為將軍。封侯。尚書褚碧。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
任。社稷之重。晉主不從。駿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恃
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集覽。天家。天子之稱。
晉武皇帝咸寧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五十一

樹機能見
晉武帝皇帝
泰始六年

西丁

星字見漢
武帝元封

元年

考異此亦

談書討五

年書馬隆

討樹機能

亦誤討當

考證討當

作擊討當

江夏見新
莽天鳳四

汝南見漢
景帝三年

疆場慎守

詳見春秋
左傳魯桓
公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也。義取三王家天下。蔡邕獨斷曰。天家百官小吏之所
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親近侍從官。稱大
家。三省曰天子尊無二上。故曰天家。言其
尊如天也。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晉咸寧三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晉討樹機能破

之。降諸胡二十萬口。○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宮。○晉詔

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為公侯。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為古

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

參以親戚。晉主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

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

百人。三省曰。時以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為大國。梁趙

樂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餘國為小國。諸王為都督者。

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徙亮為汝南王。督豫州。倫為趙

王。督鄴城。輔為太原王。監并州。他在徐州。徙封琅邪。駿

在關中。徙封扶風。又徙顯為河間王。東為南陽王。其無

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

瑋。允。該。遐。皆為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

公郡

侯。○羊祜封南城郡侯。時詔以泰山之南武陽。年。南城。

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羊祜本泰山南城人也。帝制

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五千戶以上為次國。不滿五

千戶為小國。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遜讓。至心素著

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見申。謂許之。辭爵。其志獲申也。

分列。謂分封列爵也。歷事二世。謂事文帝及帝也。職典

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

所由。謂人由祜薦引而進達。不知其所由來也。常曰。拜

官公朝。謝恩私。晉大水。○吳人襲晉江夏汝南。略千

人。襲晉江夏汝南。大略而還。餘家。晉主遣侍臣詰羊祜。不

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

賊問。去已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責。非臣志也。

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三省曰。如揚州刺史

治壽春。都督揚州諸軍事。亦治壽春。之類。以兵勢好合

惡離。故也。疆場之閒。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吳司直中

郎將張儉。伏誅。吳主以儉多所譖。白甚。見寵任。儉表置彈

劾。將張儉。伏誅。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

晉武帝咸寧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五二

犴通作岸
岸詳見詩
小雅小宛
篇亦作犴
并虎委切
又並呼對
切草總名

戊戌

央平之後
當勞聖慮
尤劇之劇
也增切甚
蟬與蚌同
蜃時軫切
於依據切

吳主孫皓天紀二年
愛憎互相訐讞獄犴盈溢集覽獄犴胡地野犬也犬所繫
以守故謂獄為犴後漢崔駰傳獄犴填滿注鄉亭之繫
曰犴朝廷曰獄至是椒利孫皓淫虐而張明姦田之
人得志亂世然亦未必能免孫皓亦以善潛取寵至是以姦利
用可謂亦戒小人也故孫皓自即位至今凡九書索頭拓跋
事誅則罪人也故孫皓自即位至今凡九書索頭拓跋
殺惟張叔以伏誅書綱目之疾讒說嚴矣九書索頭拓跋
力微死沙漢汗讒間既行乃遣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
之微死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
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
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
朝廷嘉功封其弟為亭侯
○晉咸寧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晉羊祜入朝
祜以病求入朝既至晉主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
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
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不可不戰而克若皓沒
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

之祜

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軍祜曰取吳不
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
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三省秋晉大水螟
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三省曰主者謂左民及
度支二曹也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救
充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
菜螺蚌之饒集覽螺蚌亦蚌屬也蚌屬說文蛤也此目
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填塞也於說文澱
滓濁泥也字或作淤又通作闕史記河渠書填闕之水
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鍾六斛四斗曰鍾十斗曰
斛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三省曰典牧令屬太僕
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
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泰始六年預自秦州刺
史得罪歸拜度支尚書至是七年矣損益庶政不可勝
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書法終綱目書
螟五詳漢武帝元光五年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
舍是無書者矣史失之也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
以方誰捷談論每出其表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

晉武皇帝咸寧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五三

也。嗑。音。盒。食。

器。搯。音。盒。酒。

將。鑑。詩。曰。

羊。叔。子。信。

季。江。漢。動。

人。思。季。年。

壘。敵。軍。儲。

實。剋。日。交。

兵。眾。正。奇。

決。策。平。吳。

天。下。計。薦。

賢。代。將。者。

成。師。峴。山。

在。廟。古。人。何。

猶。在。千。載。猶。

馮。智。舒。曰。

鉅。平。漢。之。

縣。名。屬。秦。

山。郡。三。國。

魏。以。後。仍。

舊。晉。末。省。

聞墮浹碑

胡會詩曰。曉晉臣古。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松間。殘露頻頻。滴酷似當。

吳主孫皓天紀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觚。觚。鄉。飲。酒。之。爵。也。受。三。升。又。韓。詩。外。傳。一。升。曰。觚。觚。之。義。寡。也。飲。常。寡。少。也。正。誤。孔。叢。子。平。原。君。強。子。高。酒。日。堯。舜。千。鍾。孔子。能。飲。百。觚。故。曰。張。尚。知。孔。丘。不。王。而。以。我。之。主。以。孔。子。能。飲。百。觚。故。曰。張。尚。知。孔。丘。不。王。而。以。我。書。法。也。皓。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我。皓。居。其。十。皓。得。乎。冬。晉。以。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不。堪。為。嗣。瓘。欲。啟。而。不。敢。會。侍。宴。陵。雲。臺。三。省。已。陵。雲。臺。魏。文。帝。所。築。瓘。醉。不。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遂。懼。情。不。外。人。代。對。情。假。手。於。人。也。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謂。泓。曰。使。張。泓。曰。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給。事。給。東。宮。使。令。張。泓。蓋。庸。中。之。狡。倖。者。後。為。趙。王。倫。拒。齊。王。固。於。陽。翟。者。必。是。人。也。泓。即。具。草。命。太。子。自。寫。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蹶。踏。衆。人。乃。知。瓘。嘗。有。是。言。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焉。吳。人。大。佃。皖。城。晉。人。攻。破。之。佃。皖。城。賈。妃。怨。衛。瓘。張。本。

吳主孫皓天紀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觚。觚。鄉。飲。酒。之。爵。也。受。三。升。又。韓。詩。外。傳。一。升。曰。觚。觚。之。義。寡。也。飲。常。寡。少。也。正。誤。孔。叢。子。平。原。君。強。子。高。酒。日。堯。舜。千。鍾。孔子。能。飲。百。觚。故。曰。張。尚。知。孔。丘。不。王。而。以。我。之。主。以。孔。子。能。飲。百。觚。故。曰。張。尚。知。孔。丘。不。王。而。以。我。書。法。也。皓。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我。皓。居。其。十。皓。得。乎。冬。晉。以。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不。堪。為。嗣。瓘。欲。啟。而。不。敢。會。侍。宴。陵。雲。臺。三。省。已。陵。雲。臺。魏。文。帝。所。築。瓘。醉。不。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遂。懼。情。不。外。人。代。對。情。假。手。於。人。也。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謂。泓。曰。使。張。泓。曰。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給。事。給。東。宮。使。令。張。泓。蓋。庸。中。之。狡。倖。者。後。為。趙。王。倫。拒。齊。王。固。於。陽。翟。者。必。是。人。也。泓。即。具。草。命。太。子。自。寫。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蹶。踏。衆。人。乃。知。瓘。嘗。有。是。言。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焉。吳。人。大。佃。皖。城。晉。人。攻。破。之。佃。皖。城。賈。妃。怨。衛。瓘。張。本。

皖城

(集覽)佃。營田也。大廣營田於皖城也。謀寇晉邊晉都督

揚州軍事王渾遣兵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

八十餘萬斛踐稻苗四十一月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

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十一月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

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集覽)以雉頭

毛織為裘晉主焚之於殿前因有是詔

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軍事鉅平侯羊祜卒

主哭之甚哀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樞晉主曰祜

固讓歷年身沒讓存三省曰謂身沒而遺令讓侯印也

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祜本封鉅平侯諡曰成南州民

聞祜卒罷市巷哭南州謂荆州也吳守邊將士亦為之

泣祜好遊峴山(馮智舒曰)峴山在襄陽府城南七里晉

羊祜每登此山置酒嘗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湛對曰公德

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祜歿襄人感其德立祠刻

碑其上見者莫不流涕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

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預至鎮簡精

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敗不以

實告吳主預欲開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

初墮淚人

何會日食

萬錢

繆醜公何

傅玄臺閣

生風

洪善清厲

骨鯁見西

楚霸王三

骨鯁見西

楚霸王三

考證陷當

作入討當

吳主孫皓天紀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雷憲晉司空何曾卒會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劉毅

代之會驕侈過度名被九域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

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

曰醜宜諡繆醜公晉主策諡曰孝三省晉清泉侯傅玄

卒玄性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

向注云簡略狀也晉志曰古者執笏有事則書之故常

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意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帶

華帶也古之鞶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

周官師氏凡國之貴游子弟李焉注云貴游子弟王公

之子弟游無官司者臺閣生風卒諡曰剛玄與尚書左

丞崔洪善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

重以是隆討之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至是陷涼州晉

隆討之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至是陷涼州晉

隆討之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至是陷涼州晉

小晉

主臨朝而嘆口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

陛下能任臣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

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

省曰應募者或出於農畝或出於營伍或出於逋逃或

出於奴隸皆不問其所從來也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

晉主許之以為討虜將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

一石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

又請自至武庫選仗御史劾之晉主晉以匈奴劉淵為

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晉主晉以匈奴劉淵為

左部帥史嘗謂之子也幼而偶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

隨陸序之高帝而不可建也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

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三省曰隨陸灌遇文帝而不能

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

屢薦於晉主晉主召與語悅之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東南之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

作擊○謹按凡例曰謹按凡例曰謹按凡例曰謹按凡例曰

漢劉淵始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春秋四

晉武帝咸寧五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任俠見漢
武帝元朔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李暹傳

吳主孫皓天紀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五五

晉主問將於李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
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方更深耳晉主乃
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
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
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
陳雷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
士大夫矣言將為賊也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
曲見知王渾太原人李暹上黨人與淵同州里每相稱
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晉主
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斧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
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
不弘也晉主然之會約卒以淵代為左部帥世史正綱
曰匈奴晉五胡之一也其亂華始於此發明先王別異
封域置夷狄於要荒之外其有慕義來王者亦以國門
外為五部處之謹華戎之辨嚴內外之防也自曹操分
奴為五部處之謹華戎之辨嚴內外之防也自曹操分
不能然在朝之臣方且交譽劉淵之才乃欲畀之重任
是所謂資寇兵借盜糧縱圈檻之虎豹而使噬之於
通衢者也考之注如王濟李暹之薦甚非處夷狄之
道至於齊王攸之言可謂先見其明然亦未為有得正

得正

吳兇漢靈
帝熹平三

濬等言伐

視息見漢
獻帝建安

使一淵雖死一淵復生母亦還其部伍遣之出塞嚴為
限隔之防可也書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所以見五
胡之亂自此兆矣噫書法亂華之禍始於此矣綱目謹志
之故為左部帥書為匈奴北部都尉書為匈奴五部大
都督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吳主每宴羣臣咸令
書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剝人面或鑿人眼
十人為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
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
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王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三
省曰泰始八年濬始作船至是蓋七期矣且有朽敗
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
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言孫皓欲北上邊戍
皆戒嚴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賊之窮計力不
兩完必保夏口以東少延視息集覽延引也猶言少延
殘喘三省曰凡人以東少延視息集覽延引也猶言少延
無緣多兵西上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
誠可惜也向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有萬安之舉無
傾敗之慮臣心實了集覽謂我此心實曉了此事不敢
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曖昧不明也惟陛下察之旬月
未報預復表言羊祜不博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

晉武皇帝咸寧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五六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李暹傳

梓蒲兵切

外寧必有
內憂詳見
春秋左傳
魯成公十
六年

余音途

節見秦始
皇二十六年
旗

假黃鉞見
漢帝禪建
興六年

大舉伐吳

考異提要
作吏員

吳主孫皓天紀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而共害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以計不出。已功不在。身直是。直猶言也。亦由恃。恩不慮。後患而輕。相同異耳。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又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晉主方與張華圍碁。三省曰。堯造圍碁。以教子。丹朱。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其法非智。莫能也。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集覽。推枰。謂碁局為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皓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勗。馮統固爭之。晉主大怒。充免冠謝罪。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而不伐。是謂內憂也。正誤。左傳。晉侯伐鄭。楚子救鄭。范文子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山濤引此而言。外若安寧。內必有憂。謂能平吳。則外寧矣。然既無外顧之虞。則安肆自如。無所忌憚。內常有可憂之事。生何不釋吳。勿伐。以為敵國外患乎。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三省曰。山濤身為大臣。不昌言於朝。而退以告人。蓋求合於賈充者也。十一月。遣將軍琅邪王伉。

王伉

出涂中。集覽。涂中。涂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澠。

王渾出江西。三省曰。今和州出橫江渡。路王戎出武昌。

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

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魏

文帝以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明帝。大和四年。

司馬懿征蜀。加號大都督。此仍魏制也。武王伐紂。左杖

黃鉞。黃鉞。天子之器。非人臣所得專用。故曰假以冠軍。

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

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乃受。十二月。晉馬隆破樹

命。將中軍屯襄陽。為諸軍節度。十二月。晉馬隆破樹

機能斬之涼州平。馬隆。西度溫水。三省曰。武威之東有

之。隆以山路險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木

所以蔽風雨。捍矢石。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眾。自

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使至。晉主

撫掌歡笑。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隆至。武

威。武威郡。今在莊浪。衛係河西五郡地方。鮮卑大人。晉詔

帥萬餘。落來降。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晉詔

議省員吏。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

晉武帝。皇帝咸寧五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五七。

蕭曹相漢
事見漢惠
帝二年

九寺見漢
昭帝元平
元年九卿

蘭臺見漢
章帝元和

元

皇
帝
二
十
六
年

吳主孫皓天紀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五十七

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亡。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徼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集覽劇易。猶言難易也。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十六

斗五十七止卷三

